

會社生人美歐紹介

# 風西

華精誌雜洋西述譯

號月六期二十二

## ★ 目 要 期 本 ★

生活的藝術(一)

林語堂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探火山口

林無雙

英譯浮生六記

林語堂

內分泌

孫 模

標準美人

孫 模

蛙牙

林潔娘

軍火大王克虜伯

人類的進化

黃素封  
吳直由

縱囚黑幕

一個瘋子的自傳

許 成

進退維谷

以娛樂發展個性

孔斯文

家庭悲劇的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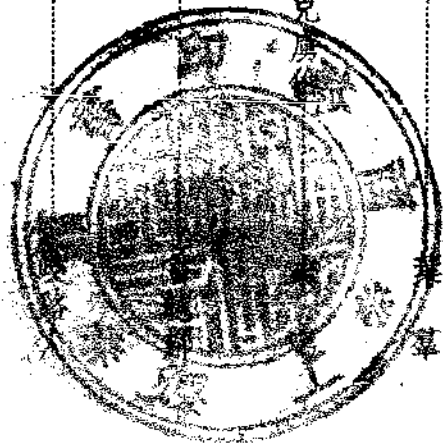
張黎格

窮媽媽的呼聲

羅道愛

居里夫人

黃嘉音



# 眾生半月刊

英國馬彬和主編

封面設計：蔡振華

★編話★

產業中心的上海復活起來！

黎惠民

爪哇華僑是愛國的

吳直由

川黔滇之行

施葆光

錯誤的標準化

沈有乾

神龍的誕生

楊剛

★漫畫★佔領區域

華君武

★西洋小品★一支粉筆

G. K. Chesterton著  
黃嘉德譯

可怕的淋病

索非

牛惠生先生年譜（下）

黃素封

每冊一角 全年連郵二元二角 西風定戶優待祇收二元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  
眾生社出版（電話：八五六四五）

廿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請直接訂閱西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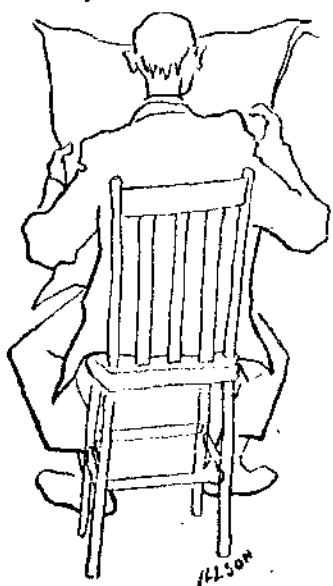
愛讀西風的，  
希望按期看到西風的，  
希望每期早看西風的，  
請直接訂閱西風。

西風出版以來，辱承各位讀者愛護，甚感榮幸。現為答謝各位直接定戶起見，自下期起，每期決於出版期前十天出版，先發定戶，務使各位讀者，均能先睹為快。愛讀西風的，希望按期看到西風的，希望每期早看西風的，請即直接訂閱。

定價：國內全年二元二角，半年一元一角

定閱處：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

西風月刊社營業部



# 西風第二十二期目錄

編者的話……………編者

## 專 篇

生活的藝術(一)……………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個人的抒情哲學……………(三一九)

探火山口……………林無雙

歐遊旅行日記……………(三二八)

## 冷眼旁觀

美國的小華僑……………許以牧

中國人的兒童教育……………(三三二)

瘋狂的世界……………默然

地球就是瘋人院……………(三三五)

## 科學·自然

內分泌……………徐模

掌握着人體組織的鎖鑰……………(三三七)

蛀牙……………林潔娘

維他命與牙齒的關係……………(三四二)

人類的進化……………黃素封

實際生活的落伍者……………吳直由

## 心理·教育

一個瘋子的自傳……………許成

美國的瘋人院革命家……………(三五三)

以娛樂發展個性……………孔斯文

玩耍的重要……………(三五九)

## 婦女·家庭

窮媽媽的呼聲……………羅道愛

心有餘而力不足……………(三六三)

標準美人……………葉羣

真正的女性美……………(三六七)

國民廿七年六月一日

# 西風第二十二期目錄

## 軍備·戰爭

軍火大王克虜伯……………未鳴

戰爭幕後的魔手……………(三七二)

烽火連天話倫敦……………胡勤益

英國的防空設備……………(三七七)

## 社會·暴露

縱囚黑幕……………曾越鄰

天網恢恢·亦疏亦漏……………(三八〇)

紳士國的走私……………朱綺

勾心鬥角的違法把戲……………(三八四)

## 長篇連載

蕭伯納情書……………黃嘉德

兩個天才藝人的談愛……………(三八八)

浮生六記(漢英對照)……………沈復著

浮生若夢·爲歡幾何……………林語堂譯

## 西書精華

居里夫人……………黃嘉音

奮鬥不已的女傑……………(四〇二)

## 西風信箱

進退維谷……………歧路人

反抗盲目的婚姻……………(四一三)

介紹幾本性教育的書籍……………信箱部

性教育書目……………(四一五)

## 徵文當選

2

家庭悲劇的主角……………張攀格

我片見之低能兒……………(四一八)

## 西風新聞

……………(四二二)

# 編者的話

本刊得顧問編輯林語堂先生之特許，將其英文新著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譯出，在本刊按期發表。上期預告後，即得許多讀者來函表示歡迎，可見各方對此書注意之深切。本期譯出序言及第一章之第一節，以後當陸續發表，以饗讀者。

美國小華僑作者以外人立場，觀察在美華僑的兒童教育，言語間對我國民族社會的美點，頗露讚稱之意。克蘭斯博士在瘋狂的世界中，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描繪出世界各國的現狀，甚足發人深醒。

在『科學·自然』方面，西風本期介紹了三篇文章，內分泌及蛀牙告訴你許多與身體有深切關係的智識。人類的進化，把人類由史前到現代的生活變遷情形，提綱挈領地說出來，筆調清新，值得一讀。

一個瘋子的自傳，暴露了病人在不良社會制度與無識醫生的虐待下的慘狀，真是一篇動人觀感的文章。因為科學昌明，現代人的閒暇似乎較多了，可是他們往往不知選擇良好的娛樂，遂至費時傷神，流弊無窮。以娛樂發展個性，指導現代人怎樣由娛樂獲得身心的利益，頗有價值。

窮媽媽的呼聲，表現一個現代母親在經濟壓迫下的掙扎苦況，令人一掬同情之淚。標準美人的作者根據其個人的觀察，

提出真正女性美的條件，足供參考。

在各國備戰聲中，我們本期特別選載軍火大王克虜伯一文，使讀者略知現代軍火商怎樣在靠戰爭發財，怎樣在散播恐懼不安的種子，以冀在人類的互相殘殺中滿足其永無止境的利慾。

縱囚黑幕和紳士國的走私，把英美兩國社會的黑暗面暴露了一點出來，使我們知道外國也有不少臭虫。

蕭伯納情書自西風創刊號開始登載以來，萬人傳誦，本屆時接讀者來函讚美，稱之為現代不可多得之天才藝術結晶。現全書已於本期登完，將由西風社印成單行本，特此預告。

居里夫人是最近美國一本銷數最好的書。伊芙·居里以女兒的身份，來寫他偉大的母親的傳記，是再適合沒有的了。

為了一部讀者的要求，我們特請西風信箱編輯部在本期中介紹了一些性教育方面的書籍，以供參考。

『徵文當選』希望每期至少能發表一篇。

本刊計劃於最近的將來出版一本『生活修養』的小冊子，希望讀者踴躍賜稿。九月號是二週紀念號，我們預備出一個『海外生活』特輯，希望到過外國的讀者，都會把他們有趣味的經驗寫點出來，長短不拘。

# 生活的藝術 (一)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 自序

這是一篇私人的證言，是一篇關於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經驗的證言。我不想在客觀的立場上發表意見，也不想建立甚麼不朽的真理。老實說，我頗看不起客觀的哲學；我只想表現個人的觀點。我很想把這本書題名為『抒情哲學』，用『抒情』一詞去代表一種極端私人 and 個人的觀念。然而，這個書名太美了，我非放棄它不可，因為我恐怕把目標定得太高，因而使讀者期望太大，同時也因為我的思想的主要成分，是實事求是的散文，這個水平線是比較容易維持的，因為比較自然。讓我低低地躺着，緊貼着土壤，和草根地親近着，我便會覺得十分心滿意足。我的靈魂在沙土裏舒服地蠕動着，覺得快活。有時當一個人沉醉在這土地上時，他的神靈似乎那麼輕飄，使他以為是在天堂。可是事實上他不過是站在地上的六尺之軀啦。

我也很想把這本書全部用柏拉圖對話那種方式寫出來。把私人偶然想到的話說出來，把我們日常生活中有意義的瑣事插進去，尤其是在美妙恬靜的思想的草地上閒蕩着，這是一種多麼便當的方式啊。可是，不知

怎樣我並沒有這麼做。我不曉得甚麼緣故。或者我怕這種文章方式現在很不流行，也許沒有人要讀它，而一個作家終究是要人家讀他的著作的。當我說「對話」時，我的意思並不是指報紙訪問記之類的對話，或那些切成許多短段落的時評；我的意思是指真真的、長的、閒逸的談論，一說就是幾頁，當中有許多迂迴曲折，後來在最料不到的地方突然一轉，繞過一條捷徑，而回到開頭所討論的問題來，好像一個人爬過一道圍籬回家去，使他同行的伴侶驚奇不置一樣。啊，我多麼喜歡爬過後門的籬笆，繞着小路回家啊！至少我的同伴會承認我對於回家的道路和週遭的鄉野是熟識的……可是我不敢這樣做。

我並不獨出心裁。我在這裏所表現的觀念早已由東西許多思想家再三思想過，表現過了；我由東方借來的真理，在那邊都算是陳舊平常的真理。雖然如此，它們却是我的觀念；它們已經變成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它們在我的生命裏生了根，那是因為它能在我的思想上表現一些獨出心裁的東西；當我第一次碰到它們時，我的心思便本能地表示同意了。我喜歡它們，因為它們乃是思想，而不是因為表現這些思想者是甚麼重要的人物。老實說，我在讀書和寫作的時候，是繞着小路走的。我所援引的作家有許多是默默無聞的，有許多也許會使中國文學教授大惑不解。我所援引的如果有些是名人，我只在我直覺的認可之下接受他們的觀念，而不是因為這些作家是著名的。我有一種習慣，就是去購買一些冷僻無聞的舊書的便宜版本，看看可以在這些書裏發現甚麼東西。如果文學教授們知道我的思想的源流，他們一定會對這麼一個俗物表示惶駭。可是在一個灰燼罐裏拾到一粒小真珠，是比在珠寶店窗內看見一粒大真珠更快活的。



我的思想並不深刻，所讀的書也不廣博。一個人所讀的書如果太廣博，便不知道是爲是，非爲非了。我沒有讀過洛克（Locke——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譯者註）休謨（Hume——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家——譯者註）或柏克立（Berkeley——十七世紀愛爾蘭哲學家——譯者註）的著作，也沒有念過大學的哲學課程。由專門技術上說來，我所用的方法和我所受的訓練都是錯誤的，因爲我不讀哲學，而只直接拿人生當課本讀。這是不依傳統的哲學研究方法——錯誤的方法。我的理論根據有些是：我家裏所僱用的老媽子黃媽，她具有培養中國良好女人的一切思想；一個滿口咒罵的話的蘇州船娘；一個上海街車的賣票員；我的廚子的老婆；動物園裏一隻小獅子；紐約中央公園一隻松鼠；一個說過一句好話的船上膳務員；一個在某報天文欄上寫文章的記者（已經死了十多年了）；箱子裏所收藏的新聞紙；以及任何一個不消滅我們的人生好奇意識的作家，或任何一個不消滅他自己的人生好奇意識的作家……我怎麼能夠枚舉得完呢？

我因爲這樣缺乏學院式的哲學訓練，所以比較不怕寫一本哲學的書。爲了這個緣故，一切看起來似乎比較清楚，比較容易；這在正統哲學家的眼中，不知是不是一種補償。我頗爲懷疑。我知道一定有人會埋怨我所用的詞字還不夠長，埋怨我把東西弄得太容易瞭解，最後又埋怨我缺少謹慎，埋怨我在哲學的聖殿裏沒有低聲下氣地說話，沒有用矜持的步伐輕輕地走着，沒有露着一種應有的恐懼樣子。勇氣似乎是現代哲學家最罕有的美德。可是我始終是在哲學的境界外徘徊流浪着的，這倒給我勇氣。你可以根據自己直覺的判斷，思索出自己的觀念，創立自己獨特的意見，用一種孩子般的厚顏，在大庭廣衆之間供認這些見解；這麼一來，世界另一角

落裏的確有一些具着同感的人，會跟你表示同意的。一個用這種方法創立觀念的人，常常會在驚奇之中發見另外一個作家也說過同樣的話，也有過同樣的感覺，但或者用一種較容易，較優雅的方法把思想表現出來。這樣，他發見了一個古代的作家，而這個古代的作家做了他的證人；他們變成永久的精神朋友了。

所以，我對這些作家，尤其是我精神上的中國朋友，是應該致謝的。我在寫這本書時，有一羣溫厚和藹的天才和我合作；我希望他們喜歡我，跟我喜歡他們一樣。因為，在一種很真實的意義上說來，這些神靈是與我同在的，他們和我有着精神上的交通，這是我所認為真實的交通方式——兩個不同時代的人想着同樣的思想，具着同樣的感覺，彼此完全互相瞭解。我在著作這本書的時候，有一些朋友曾用他們的貢獻和忠告，給我以特殊的幫助：第八世紀的白居易，十一世紀的蘇東坡，以及十六十七兩世紀間那一大羣獨出心裁的人物——浪漫的風流，口若懸河的屠赤水，戲謔談諧，獨出心裁的袁中郎，深刻沉着，堂皇偉大的李卓吾，感覺銳敏，熟悉世故的張潮，美食家的李笠翁，快活有趣的老快樂主義者袁子才，和談笑風生，熱情洋溢的金聖歎——這些人全是不依傳統的人，這些人因為具着太多的獨立見解，對一切事物具着太深的感覺，所以不能得到正統派批評家的喜悅，這些人因為太好了，所以不能遵守『道德』，因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的眼中是不『好』的。這羣精選出來的伴侶人數不多，因此他們的存在使我享受到更寶貴，更誠懇的喜樂，這些人物有幾個也許在本書裏沒有提到。可是他們依然是跟我同在這部著作裏的。他們在中國恢復他們的重要地位，不過是時間問題……還有另外一些人物，雖然較不著名，可是他們的恰切適當的言論是受我同樣歡迎的，因為他們把我的意見表現得

那麼好。我叫他們做我的中國的亞密厄爾（Amiel——瑞士作家，一八二一至一八八一年——譯者註）——一些說話說得不多，可是始終說得很近情的人，我欽佩他們的明達懂事。此外更有東西各國，古代今代的不朽哲人，他們跟偉大人物的無名祖宗一樣，在有靈感的當兒，說出一些比他們所知道的更睿慧的話，最後又有一些更偉大的人物；我比較不當他們做精神上的伴侶，而當他們做師傅，他們的明朗的理解是那麼近情，又那麼神聖，他們的智慧已經變成完全自然的東西，因此似乎表現得很容易，絲毫不需要努力。莊子就是這麼一個人物，陶淵明就是這麼一個人物；他們精神的簡樸純真，是較渺小的人們望塵莫及的。在本書裏我有時在相當的聲明之後，讓這些人物直接向讀者說話，有時則替他們說出來，好像是我自己在說話似的。我和他們的友誼維持得越久，受他們思想的影響也就越大；我的思想在他們的薰陶之下，是傾向於親昵，不拘禮節，不可捉摸，無影無形的類型的；這種影響正和父母對良好家庭教養的影響一樣。要指出某一個相同之點是辦不到的。我也想以一個過着現代生活的現代人的立場說話，不但以中國人的立場說話而已；我不想僅僅做古人的恭敬的繙譯者，我只要把我個人吸收進自己現代腦經裏的東西表現出來。這種程序是有其缺點的，可是在大體上說來，一個人這樣却能做比較誠實的工作。因此，我所選擇和棄掉的東西都是根據個人的見解的。我在這裏不想把任何一個詩人或哲學家的思想全部表現出來；要根據本書裏所舉的例證去批判他們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結束這篇自序時，必須照例地說，本書的價值，如果有的話，應該大部分歸功於我的合作者的有益建議，至於一切錯誤，缺點，和不成熟的見解，是應該由我完全負責的。

我要向華爾舍先生和夫人（Mr. and Mrs. Richard J. Walsh）表示很大的謝忱，第一，謝謝他們鼓勵我著作本書的念頭，第二，謝謝他們有用而坦白的批評。我也得感謝華特先生（Mr. Hugh Wade）幫助我做本書付印和校對的工作，感謝佩佛女士（Miss Lillian Peffer）替我編好書後的索引。

林語堂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於美國紐約城

## 第一章 醒 覺

### 第一節 對人生的態度

在下面的文章裏，我要表現中國人的觀點，因為我沒有辦法不這樣做。我祇想表現一種為中國最優越最睿智的哲人們所知道，並且在他們的民間智慧和文學裏表現出來的人生觀和事物觀。我知道這是一種在與現代不同的時代裏發展出來的，從閒適的生活中產生出來的閒適哲學。可是我終究覺得這種人生觀根本是真實的；我們的心性既然是相同的，那麼在一個國家裏感動人心的東西，自然也會感動一切的人類。我得表現中國詩人和學者用他們的常識，他們的現實主義，與他們的詩的情緒所估定的一種人生觀。我打算顯示一些異教徒世界之美，一個民族所看到的人生的悲哀，美麗，恐怖，和喜劇；這一個民族對於我們生命的有限發生強烈的感覺，然而不知何故却保持着一點人生莊嚴之感。

中國哲學家是一個睜着一隻眼睛做夢的人，是一個用愛及溫和的嘲諷來觀察人生的人，是一個把他的玩世主義和慈和的寬容心混合起來的人，是一個有時由夢中醒來，有時又睡了過去的，在夢中比在醒時更覺得生氣蓬勃，因而在他清醒的生活中放進了夢意的人。他睜着一隻眼，閉着一隻眼，看穿了他週遭所發生的事情和他自己的努力的徒然，可是還保留着充分的現實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滅，因為他沒有虛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為他從來沒有懷着過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這樣解放了的。

因為在研究了中國的文學和哲學以後，我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始終是一個對人生有一種建築在明慧的悟性上的達觀的人。這種達觀產生了寬懷，使人能夠帶着寬容的嘲諷度其一生，逃開功名利祿的誘惑，而且終於使他接受命運給他的一切東西。這種達觀也使他產生了自由的意識，放浪的愛好，和他的傲骨和淡漠的態度。一個人只有具有着這種自由的意識和淡漠的態度，結果纔能深切地熱烈地享受人生的樂趣。

我不必說我的哲學在西洋人的眼中是否正確。我們要了解西洋人的生活，就得用西洋人的眼光，用他自己的氣質，他的物質觀念，和他自己的腦經去觀察它。美國人能忍受許多中國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而中國人也能忍受許多美國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這一點我並不懷疑。我們大家生下來就不一樣，這也是好的。然而這也不過是比較的说法。我很相信在美國生活的匆忙中，人們有一種願望，有一個想躺在一片草地上，在美麗的高樹下甚麼事也不做地享受一個悠閒自適的下午的神聖慾望像『醒轉來生活吧』（“Wake up and

Live”)這種普遍的呼聲的存在，在我看來很足證明美國有一部分的人甯願在夢中虛度光陰，可是美國人終究還不至於那樣糟糕。問題祇在他想多享受或少享受這種閒適的生活，以及他要怎樣安排使這種生活實現而已。也許美國人祇是在這個人人都在做事的世界上，對於『閒蕩』一詞感到慚愧；可是不知何故，正如我確切地知道他也是動物一樣，我確切地知道他有時也喜歡鬆一下筋肉，在沙灘上伸伸懶腰，或者靜靜地躺着，把一條腿舒舒服服地蹬起來，一條手臂墊在頭下做枕頭。他如果這樣，便跟顏回相差無幾了；顏回有的正是這種美德，孔子在衆弟子中，最佩服的也就是他。我祇希望看到的，就是他對這件事能夠誠實；他喜歡這件事的時候，便向全世界宣稱他喜歡這件事；當他閒逸地躺在沙灘上，而不是在辦公室裏工作時，他的靈魂才會喊道，『人生真美麗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一看中國整個民族的思想所理解的一種哲學和生活藝術。我以為不論在好的或壞的意義上，世界上沒有一樣和它相像的東西。因為我們在這裏遇到一種完全不同的思想典型所產生的一種全新的人生看法。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它的思想的產物，這句話是毫無疑義的。中國的民族思想在種族上和西方文化那麼不同，在歷史上又與西方文化隔離着；因此，我們在這種地方，自然會找到一些對人生問題的新的答案，或者，更好些，找到一些對人生問題的新的探討方法，或者，還要好些，找到一些對人生問題的新論據。我們知道那種思想的一些美德和缺點，這至少可以由過去的歷史看出來。它有光榮燦爛的藝術，和卑不足道的科學，有偉大的常識和幼稚的邏輯，有精緻的，女性的，關於人生的閒談，而沒有學者風味的哲學。一般

人都知道中國人的思想是一種非常實用而精明的思想，一些愛好中國藝術的人也知道，中國人的思想是一種極靈敏的思想；更少數的人則承認中國人的思想也是一種極有詩意和哲理的思想。至少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是善於用哲理的眼光去觀察事物的，這句話是比中國有一種偉大的哲學或有幾個大哲學家的說法更有意義的。一個民族有幾個哲學家沒有甚麼希奇，但一個民族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觀察事物，那就真是非常的事了。無論如何，中國這個民族顯然是比較有哲理眼光，而比較沒有效率的，如果不是這樣，沒有一個民族能經過四千年有效率的、生活的高血壓而繼續生存的。四千年有效率的生活是會毀滅任何民族的。一個重要的結果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們關在瘋人院裏，而在中國，狂人太希罕了，所以我們崇拜他們；每一個具有關於中國文學的知識的人，都會證實這句話。我所要說明的便是這一點。是的，中國人有一種輕逸的、一種幾乎是愉快的哲學，他們的哲學氣質的最好證據，是在這種智慧而快樂的生活哲學裏找到的。

(第一章第一節完)

林語堂先生最近英文著作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藝術)

美國紐約出版家 John Day 與 Reynal & Hitchcock 書局一九三七年聯合出版·每冊定價約合國幣七元五角(照外匯時價)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孔子的智慧)

美國紐約 Random House 書局一九三八年出版·列入現代叢書 (Modern Library) ·每冊定價約合國幣四元(照外匯時價) 上海商務印書館經售·西風代辦部可為讀者代購



不一會，忽聞遠處哄的聲音，如獅吼，如浪濤，令人驚心動魄。

## 探火山口

林無雙

本刊顧問編輯林語堂先生，最近全家由美赴歐，道經意大利，曾作世界聞名之維蘇威火山之旅行，是篇係其次女無雙女士遊記之一頁。——編者註

這回由美赴法，路過意大利，開了不少眼界，茲先寫一件：

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

在意大利那波利埠之第二天，我們到旁貝（Napoli）和蘇維威（Vesuvius）火山去。早上八時動身，往旁貝去。坐了車子，一瞬間便到了二千年前的古

城了。初進城門，有一個古物院，裏面有古代器物，及當日被火山熔巖所淹沒的人身，現在已化石了。他們所穿的衣服也都化爲石頭，而與人連成一塊。有的前仰後俯，頗見當時被難的情景。城中街道廟宇，及居民房屋院落，樣樣保存，都很有趣，且表過不提。午飯後我們坐車，上火山，天氣乍晴乍雨，但遠看山頂，都被雲霧遮住。上山一會兒，有一位引路者同我們一塊上山，蜿蜒而上。大約十幾分鐘，到了一處，車子不能上去，我們便捨車步行。路甚狹，才通人，形勢極險，一不小心，就要墜入五里霧中的不知何地，看也看不見。山越高，霧越濃，積雪越厚。母親同引路者前行，如斯同我在一起，父親



同妹妹跟後。我因爲害怕，所以很自私自利的叫如斯靠外走。她比我大，又不怕，所以她便乖乖的讓我走裏頭。上面都是濃霧密罩，看上去只有兩三丈。媽媽走前頭，有時離稍遠，就看不見了，只好前呼後應的喊着。我們這樣在雪霧中走上去，不知多少時，什麼都看不見。走了半個鐘頭，還是上下一條「之」字形的路線，彷彿不會前進。那時山風又猛，妹妹叫冷，幸父親帶了一件絨氈，當大衣把她包起來，却仍由她去步行，像一個小印地安人一樣。不一會，忽聞遠處哄的聲音，如獅吼，如浪濤，令人驚心動魄。再一會，聲音越來越大。問引路人，才知是火山裏溶質激盪的聲音。我們有點怕，不敢前進，但引路者說不要緊，心又好奇，只好前進。不一會，碰見一對夫婦下山，原來是德國人，據說此去離火山口還遠，並由袋中出一塊像煤渣的東西給我們看，勸我們必須到火山口裏頭去才有趣。問有多少路，那德

國人說五分鐘就到。果然不幾分鐘就到頂了。這時由火山肚裏發出的聲音已經很近，彷彿只有半里許。三五分鐘來嘩的一聲，那聲音正像夜間海浪擊石一般，聽來好像什麼東西在山肚裏鼓蕩，時時就有發作噴吐什麼出來之勢，就不覺要拔步而逃。

到了山頂，四顧還是茫然，也看不見山口在那裏，是從那裏下去。我們停在那兒，正在打聽此去火山口有多少路，怎樣走法，危險不危險。因爲初次到，又沒聽人說過，不知是怎樣一回事，心中全無把握。那時火山口又有七八個專門引路入口的村老前來，七口八嘴，不知說些什麼，總之叫我們非下去不可。來勢雖然並不兇兇，而且有父親在，可是我跟姊姊都有點害怕。問問父親，他說此去就要入火山口了。我們由前頭石壁望進去，只看見高高低低像女人梳髻的石頭，其實就是這凝定的火山熔巖。父親看見不好走，想不讓我們

進去，把妹妹抱在一個遮風的地方坐着。後來看了不  
是形勢，總無放我們三個小孩在山頂之理。那時我腿  
也乏了，並且雖然一路走來不覺得冷，但山頂上的風  
極猛，在那邊等候也不妥當。不知怎樣，大家忽然走起  
來，意思是走幾步進去看看，就要出來。誰知一進去，那  
些引路的村老一步也不停，一人拉一人往前行。一進  
口，登時覺得溫和起來，與外面不同。並不陡然下去，只  
是崎嶇不平，好像在海邊石礫上走一樣。足下踏的都  
是已硬的熔巖，一條一條，像大蛇一般，又如火燒過的  
大繩。大的像一團磐石，形式奇奇怪怪，像蒸饅了的年  
糕，東歪西倒，像流了一半就凝定的樣子。隙縫中還有  
水汽出來，手凍往縫裏烘，就覺暖和。媽媽有兩個引路  
的扶着，她把全身靠在她們身上，也沒有別個方法。那  
些意大利鬼子，只看自己的路，不管你死也好活也好，  
不顧別人，我們步小，他們步大，有時要跳，真跟不上。父

親用法文叫他們慢點，但總不見效。但是如果沒有他  
們，我們也不能看到那少有機會看的火山。一會兒山  
肚裏聲音越來越大，大家怕得屁滾尿流。妹妹背在一  
個人的身上，她也一句話不說。只聞見哄的一聲像雷  
鳴，大家叫不要去呀。引路的說前頭便是了。我們心中  
毫無打算，自己又不識路，在那雲頂上，四顧沒有一個  
熟人，只好聽天由命罷了。忽然看見前面一層雲霧，以  
爲下去是深坑，那些意大利鬼子還是不停，由裏走，原  
來還是平地。忽然到了一個地方，大家停下去，凝神一  
看，離出火的地方只有一兩丈，有一條紅的東西直流  
出來。媽媽真是越看越驚，一陣一陣的大雷由地中深  
處發出來。但是父親等大家定一定神時，又往前走數  
十步，媽媽一面喚道：『小心呀！不要再過去啦！那兒危  
險呀！』那時，我所踏的都是一層極薄的熔巖，上面是  
黑的，但由幾步外一看，底下還發紅。那引路者說我們

所踏的都是十幾天前的熔巖，如今還有些熱。那東西是黑的，有時有黃色的硫磺在旁邊。在那極高之中，呼吸已有些困難了。有時一陣蒸汽從縫裏出來，更是令人難受。那高高低低如黑蛇的東西，敲敲好像裏面是空的，其實裏面是鐵質兼山土合成的。話說那離我們一兩丈的地方，有時一個大聲來，遂噴出一些鮮紅之質，祇一二尺高，流溢出來，十幾步才凝住，逐漸轉黑。我們因為相信那些引道人，說不要緊，所以不怕，才敢上去。在離我們五尺的地方，有一些熔巖，大約有二方尺，還發紅，未凝定。有兩個人在那兒做生意，我們把二枚銅板給他們，他們遂用一把叉子檢出一些熔巖，替咱們做了兩個圓扁的東西，中間放了那銅錢，為紀念品。母親催我們快走，在火山內約有半小時，便出來。出來像很快，不一會就到了火山口外，總是聽見背後發響的聲音越遠，心裏越舒服。到了口外，順路下山，還是神

魂不定。過了十五分鐘，到停車的地方，大家才覺得安穩復到人世。但是媽媽跟姊姊的腿都傷了，媽媽的一隻皮鞋底也已燒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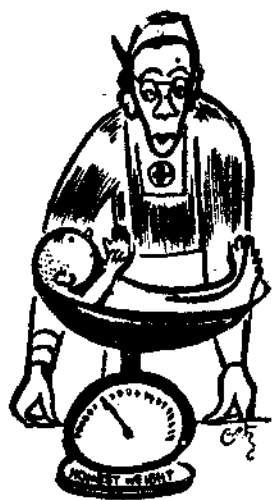
### 辦報的精神

勃仁

當故北巖爵士創辦倫敦每日郵報之時，他派大批職員去採訪新聞，排字，編輯，製版，開動那個大印刷機，但每日只印出幾份的報紙，這樣繼續做了三個月，不准有一份報紙送出辦公室外去。

他每天把那份報紙，從頭到尾詳細地看過，批評，變更，改良。同時，他對各訪員，編輯，特寫員，和機械工人，也加以評價。在三個月之後，他已經編出一種在各方面幾乎十全十美的報紙了。這時，他才把報紙獻給民衆，居然立見成功。

在嚴密試驗的期間，北巖氏把發售報紙的熱望，強行遏制着，但是由他所試驗出來的，不但是個偉大的報紙，並且造成一個偉大的新聞記者。不怕犧牲的精細計畫，往往是成功的秘訣。（譯自新傳記雜誌）



## 冷眼旁觀

### 美國的小華僑

許以牧

——Carl Glick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本週雜誌——

十二歲的吳益第已經有一星期沒有上學了。紐

約的警察後來發見他靜悄悄地坐在巴德利公園裏的一條槳上，看船隻向大海駛去。在兒童法庭裏，法官對他說，『你是二十三年來第一個上兒童法庭的中國兒童。』（這是一九二六年——自從那時到現在，美國也沒有發生過中國兒童逃學的案件。）『你爲甚麼逃學呢？』

吳益第供認說：『先生說我們在課堂裏都是頑皮的孩子。她說，『你們苦楚我。你們很壞。』我因爲不願使她憂愁受苦，所以不上學。』

法庭把那孩子的父親傳來。那孩子的父親對法官說，『大人，我兒子做出這種犯法的行爲，完全是我這粗鄙的人的錯處。我沒有好好教他做個勤勉的學生。所以請您判我的罪，送我去坐牢吧。我已經失掉了面子了。』

法官聽見這幾句話，驚奇不置。普通父母總是怪先生不好，怪督學不好，怪同學不好——除他們自己之外，甚麼人都可以怪。

法官結果對吳益第判決緩刑，可是那孩子的父親却不願這樣做。他有兩個月不跟吳益第說一句話，

又把他所有的玩具全拿開。他散學回家之後，便不得再到外邊去走動。

紐約唐人街的兒童犯罪案件是全紐約最少的——老實說，這種案件在唐人街差不多完全沒有。在波士頓，芝加哥，紐奧林，舊金山，洛杉磯等城市的華僑社會裏，這種案件也是極少極少的。

爲甚麼呢？因爲當唐人街的兒童做出頑皮的行爲時，受責難的總是做父親的人。父親對祖國，對鄰人，和對自己的第一個責任是把孩子們好好地教養起來，做一個頂好的榜樣給他們看。如果中國的兒童做出惡劣的行爲來，父親在親朋戚友間便失掉了面子。兒童在教育上既然知道孝是最重要的美德，自然不會隨便使他的父母受這種玷辱了。

在唐人街，當一羣中國兒童在街上遊玩時，距離不遠的地方總有一個年紀較大的人，他靜悄悄地在

旁邊看，使兒童不至做出甚麼惡劣的行爲來。因爲如果兒童在公共場所做出不端的舉動來，整個華僑社會便失掉了面子了。

世界上沒有一個父親像中國人那樣地以其家人爲榮耀。在唐人街，抱着孩子在街上散步的父親，是比紐約城其他區域更多的。他們的紀律雖則很嚴厲，可是我在警局和法庭裏，却找不到中國父母被控虐待兒童的案件。

華僑兒童的犯罪率很低，其一個原因也許是他們沒有甚麼閒工夫可以爲非作惡。他們一天的時光幾乎完全消磨於學校裏；他們在美國學校讀到下午三點鐘，然後到華僑學校去，由四點鐘一直上課到七點鐘，所讀的東西除中國歷史和中國語文外，還有孔子及其他哲學家的倫理教訓。兒童在家裏學到應世接物的禮貌，及尊敬父母和法律的觀念，在華僑學校

中又受了進一步的訓練。

雖然如此，一九三六年却有一個中國兒童在紐約被捕了。吳先生把這個案件告訴我。

他說，『這是極不幸的事情。那孩子不過六歲。他的父親不會好好地教過他。有一天，他在屋頂遊玩，拋了一塊磚頭下來，把一間理髮店的玻璃窗敲破了。』

理髮店的老闆爲要求賠償損失起見，叫警察將那孩子拘捕了。那孩子的父親當然是把一切損失全賠償了的。由警局方面說起來，這個案件算是註消了。

可是這案件並沒有完全註消。因爲那孩子的父親還得做一些事情，以保全顏面呢。

過了一星期，有五十多個華僑由紐約城的各處跑到那間理髮店去理髮，有些並沒有剪髮的必要。理髮店的老板看見這麼許多中國人跑來光顧，不覺大爲驚奇。這些人都是那個做父親者的堂兄弟。他們的

理髮費是全部由他支付的。他的面子保全了，唐人街的面子也保全了。

一個社會的人們行爲如此，怎麼會產生兒童犯罪的事情呢？



少爺兵

華君武作

蘇格蘭兵甲：“快下！”  
 蘇格蘭兵乙：“下不去，羊毛襪弄髒了，快下！”  
 蘇格蘭兵甲：“下不去，羊毛襪弄髒了，快下！”  
 蘇格蘭兵乙：“下不去，羊毛襪弄髒了，快下！”

## 然 默 · 界 · 世 · 的 · 狂 · 瘋

克蘭斯博士 (Dr. S. H. Kraines) 在美國科學促進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的機關雜誌科學 ("Science") 上發表過下列的言論：

美國——患了一種癡狂精神病。成天覺得快活，高興，很活潑，做着偉大的夢，做了許多能力所不及的事情，高聲大談其事業之成功。

法國——好像一個老處女，小心謹慎地走她的路，把衣裙拉得高高地，患了一種情感過度和恐懼過度的毛病。

德國——喜歡怨天尤人，覺得她自己的缺乏應該由人家負責。她是非常能幹的，她有充足的力量，可是她跟患慢性癡狂的病人一樣，常常不怕煩瑣地提出許多小事情，來證明她的控告是十分正當的。這種人在社會上是含着危險性的，因為他們具有理智和很大的儲力……

意大利——真像一個智力薄弱的白癡；他看見人家飛黃騰達起來，覺得他自己也能够成爲偉大的人物。結果他只會吹吹法螺，誇口自己多麼偉大，智能上沒有實在的進步，事實上也沒有成爲要人的能力。

日本——患了一種病，喜歡發脾氣，而且夜郎自大，目中無人，他因爲有這種根本的特性所以常常跟人家作對，始終是我行我素，不理人家的忠告。這種人受了一個觀念所推動，寧願跟這個觀念滅亡，怎麼也不願改變他的主張。

中國——像一個越來越瘦的大胖子，爲人懶惰，鎮靜，達觀。他是個慈和的老頭子，喜歡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不願受人家的干涉。患精神病的鄰人不斷地攻擊他，苦楚他，使他很不舒服；有一天他是會發起脾氣來，懲治欺負他的鄰人的。

英國——像「一個大丈夫那樣」地忍受不景氣的憂鬱。然而因爲他年紀已大，所以他是保守的，常常有點戒心，喜歡讓各樣事情自然而然地發展下去。他的習慣已經根深蒂固，需要相當的革新。

在今日的世界上，只有挪威，瑞典，丹麥，荷蘭，和瑞士是常態的國家。——譯自一九三八年三月號 "World Digest" 雜誌。

討厭的喇叭

轉載笨拙







內分泌可說是掌握着人體中各種組織的鎖鑰；小小的變動都足以牽累大局。

## 內 分 泌

徐 模

醫學博士 Morris Fishbein 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八年二月號科學的美國

你會聽見過名叫『癡呆病』(cretinism)的

那種古怪的疾病現象麼？這裏有一個這種傷心的人

——一個四歲大的小孩，體格奇矮，心智也異常遲鈍，

因為他出世的時候不曾將甲狀腺從娘胎裏帶出來。

他臃腫的嘴唇，厚而伸出的舌頭，深陷的鼻，形成了一

副七分像獸三分像人的醜惡的面容。可是，感謝近代

內分泌學上的新發明，那個小孩已有救了；經過甲狀

腺的治理後，他可不致變成白癡，而且還有逐漸回復

到正常的生命的希望。

內分泌的秘密現在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不過

人們對那種能將分泌物直接注入血管的小機關已

有了相當的認識。我們知道，我們身體的發育，精神上

的智能，以及應付人生的態度，都要受內分泌腺的節

制；可是人體中內分泌腺的總量還不滿四分之三磅

呢。

內分泌腺能製造各種強有力的化學物質，名叫

激動素 (hormones) 它能促起人體中某種器官的作用，但同時又能阻礙他種器官的性能。當我們身臨險地或遭遇到危急的事時，我們的腎上腺就發出腎上腺素；這種激動素使身體各部份的肌肉起了保護生命的動力，於是促成逃避或鬥爭。甲狀腺也有一種奇妙的作用；它能幫助皮膚抵抗寒氣的襲擊，因此在冬天甲狀腺的工作最忙碌，日夜製造甲狀腺素，以應全身的需要。

當泥土和飲水中缺乏碘質時，我們身體上也同時感到欠缺，於是甲狀腺竭力擴張開來，想補救這個缺點，這樣就形成了我們叫做『甲狀腺腫』的毛病。美國大湖 (Great Lakes) 區域中的女子小學校中的兒童，大多數都患了這種毛病，後來每年給她們吃兩次少量的碘化鉀，病就霍然而愈。現在病患者已減至百分之一以下。最近市上有一種含碘化鉀的巧克

力糖出售，每星期吃一顆，二十星期後就能見效，醫治小孩的『甲狀腺腫』最稱便利。還有，在日用的食鹽中加些微量的碘質，也是個絕好而又便宜的預防法。

假使甲狀腺太發達了，它就變成一把風扇，煽燃了我們生命之火。我曾見過一位因甲狀腺分泌過於旺盛而受苦難的女人；她的兩手發顫，她的眼睛急速開闔，她的全身不住的無意義地震動着；後來若不是施行手術割去她一部份的甲狀腺，她就有身體總崩潰的危險。

黏液腺，位置在腦部的下側（請參閱本期第三六六面『內分泌腺分佈圖』）是我們性慾的發動機，同時它所產生的激動素統制我們身體的發育和生長。蝌蚪蟲和老鼠，用人為的方法注射激動素，可以變成龐然大物。人體在青春發動期中，黏液腺開始神秘的、特種的激動素輸送出來，使生殖細胞漸漸

成熟，而促成顯著的性機能的變化。一個缺乏黏液腺的男孩將有下列各種畸形的現象：發胖，女子的喉音，胸部隆起，性器官保持原來的雛形。但是，當新鮮的動物的黏液腺素注射進去後，一切情狀就能完全改變過來。

腎上腺共有兩個，位置在腎臟的頂部，活像一頂三角形的小帽。腎上腺的結核或者外部閉塞，足以引起致命的『安迭孫氏病』(Addison's Disease) 不過現在這種病可以用『可汀』(cortin) 來救治；『可汀』是一種從牛腎上腺提取出來的激動素。

腎上腺素是我們心臟和神經系統的興奮劑，現在市上也有純粹的提取品出售了。這種激動素對支氣管的滑潤肌肉有特種的鬆弛作用，所以用它治療哮喘頗有意想不到之效力。腎上腺外皮的生瘤足以使女人改變她的外貌；在馬戲班中，我們常常看到鬚

鬚滿面的女人，那沒有什麼可怪，完全是腎上腺在玩把戲；用X光照射，或手術割治都能使她恢復常態。

法國某著名生理學家曾下過這樣一個論斷，說是一個女人不過是她的卵巢的附屬品。這句話並十分誇張，因為在事實上，假使女子性腺激動素的分泌失了常態，她全身各種組織的機能立將呈現紊亂的現象。現在有許多『婦人病』都可以用注射卵巢腺激動素來調治，甚至連對不孕症也有相當效力。

連結在甲狀腺的後面，有四個葡萄核般大小的球狀物，那是副甲狀腺，對人體中鈣質的運用有特殊的統制權。假使人體中缺乏鈣質，全身的肌肉將發生劇烈的顫動；這種現象在醫學上叫做強直痙攣(tetany) 是一種相當危險的疾病，患者一受輕微的刺激就要發作起來，而受難熬的痛苦。副甲狀腺就有調節血液中鈣量的能力，倘若一旦副甲狀腺的作用受

了障礙，我們可以注射提製的激動素，並且服用富有鈣質和維他命丁的食物，使血液中鈣量永遠保持在水準線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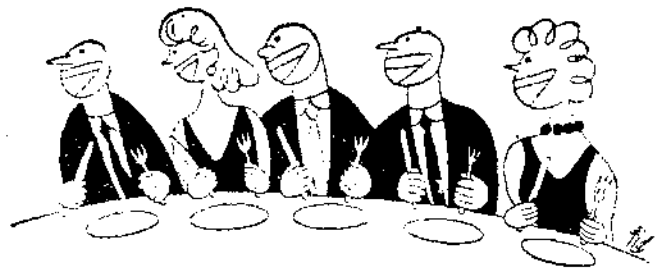
島精 (insulin) 是一種『蘭氏島』(Islands of Langerhan)——胰腺中的小細胞——所分泌的激動素。假使那種『島』失了效用，糖份和澱粉就不能被人體所吸收，因此糖尿病就應運而生。在一九二二年之前，動物的島精還不會被人提取出來，糖尿病患者只得讓昏迷和餓肚子來磨折他們；現在這種激動素的提取劑已到處可以買得到了，全美三十萬糖尿病患者有恃無恐，可以舒舒服服的過着正常的

生活。

在提取激動素的商業中，動物們犧牲之慘，恐怕只有少數的人才能估值吧。要製造一盎斯的島精粉，

需用一千磅重的動物的胰腺，因此這種製品的價格就非等閑可比。現在只有屠宰場的老闆最適宜於這種生意，許多大規模的屠宰場都設有設備精良的研究所；他們提取的化學方法則嚴守秘密，外人不得而知。歐洲有一家藥廠會異想天開的試從鯨魚體中提取激動素，但結果使他們大失所望，因為鯨魚雖有七百五十磅重的肝和一百磅重的腎，他們提取出來的液腺却只有半個盎司。

總之，內分泌可說是掌握着人體中各種組織的鎖鑰；小小的變動都足以牽累大局，而且各個內分泌腺的作用尤須十分調和，互相合作，誰也不能輕舉妄動，以致燃成軒然大波。至於用內分泌素治病已是成效卓著，無容諱言，現代醫學家一致公認注射激動素是戰勝人體痛苦與疾病的最新式而最銳利的武器。



若是我們能吃一些牛奶來維持身體上維他命D的需要，再多吃些含磷的青菜和食物，蛀牙是完全不能發生的！

## 蛀 牙

林 潔 媛

幾年前林語堂先生在開

明書店出版的中學生雜誌上

大概寫過這樣一段隨感：『用

牙刷去刷牙已經夠衛生了，香

牙膏和上等牙粉似乎不十分必要……』是的，我的

丈夫在過去五年中，還沒用完一支小牙膏，然而他的

牙齒却在我認識的人中算是最好的。還有一位受過

高等教育的西洋朋友，他說他一生決不願刷牙；又說：

『獅子不刷牙，狗也不用牙刷，有的人偏說不刷牙與

蛀牙有關，我不相信。』

在理論上現今尙不能明瞭蛀牙的真正原因。患

蛀牙的人當他的齒齦附近各神經痛到無以忍耐的

時候，固不暇研究蛀牙的根由，只要有藥止痛便算了

事。事後任憑牙醫向他提出何種保護的法子，他都可

以接收履行。一般牙齒健全的人，也因為教育和環境

的不同，而各有其衛生的方法。梁任公說過如果一個

人在小便的時候能嚼緊牙關，不開口說話，可保牙齒

不脫。對這點，我的丈夫就是一位多年『行之維謹』

的信徒。至於如用牙膏，常刷牙，小學教師正諄諄告誡

他們的後輩：牙刷和牙膏的商人也正在那裏從事廣

告宣傳。又如藥店的老板勸我們多吃維他命C和D的藥劑，以及合成的鈣劑；還有人告訴我們不可多吃糖——但甜蜜蜜的糖誰願有了機會不吃呢。

在我的五年前（一九三三）的讀書筆記上，由於讀過文藝彙刊（*Literary Digest*）所載的一篇報告，曾寫了下面一段話：

『中國西部的華西大學的亞紐博士夫婦（*Dr. & Mrs. Jordan Agnew*）在過去十年之內專門研究中國內地和西藏人的牙齒，他發現這裏人的牙齒，比美國人的完整得多。因而他們開始研究食物和牙齒有沒有關係一個問題。

『在過去的十年之內，他分析過中國人和西藏人的食物至三千種之多，發現這裏食物成分完全和美國人的兩樣，遂使他們相信食物的成分與牙齒健全與否，必有某種關係存在。一般

的食物學家也提到食物能影響牙齒的構造，如英國的斯爾發（*Zilva*）和威爾斯（*Wells*）氏及美國的胡維氏（*Howe*）等，但那些食物的成分如何，名叫什麼，却是亞紐夫婦所要指出並且要決定的。

『後來亞紐夫婦把在中國所得材料和問題，帶到美國的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繼續研究。他們用老鼠做實驗，把不含磷和維他命D的食物來餵牠們，結果百分之一百都發生了蛀牙。至於牙齒破爛的程度，是和磷與維他命D的缺少量成正比例的。

『亞紐夫婦得到這種第二步的結論，就開始利用食物來醫治患蛀牙的兒童。在實驗過三百五十個兒童之後，發現本來腐爛的牙齒，借適當的食物可以完全停止再爛；原來未破的牙齒，

靠着適當食物的力量，也可完全保持着完整，這裏的預防實驗，又得到百分之一百的結果。

『這個結果驚動了美國的科學界。本年二月當亞紐夫婦來到紐約的時候，有一羣大學的要人爲他們設宴洗塵。美國食物學家馬柯倫氏（E. V. McCollum）曾致辭恭賀他說：「亞紐夫婦兩位對於三百五十個兒童的實驗，乃是一個科學進步的符號。」又說「根據這種研究結果，若是我們能吃一些牛奶來維持身體上維他命D的需要，再多吃些含磷的青菜和食物，蛀牙是完全不會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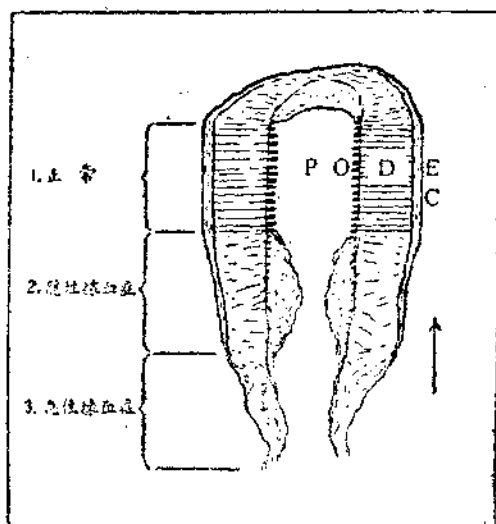
『宴罷，很多人問馬柯倫先生「究竟要怎樣選擇食物才可以免除蛀牙而保持健康呢？」馬氏回答說：「大家每天兩杯牛奶，每星期吃幾次雞蛋，青菜每日一次，酸浸生菜每餐皆有，除此

以外，儘可隨意，這樣就夠了。」

\* \* \*

也是在我的筆記簿上，我曾記過生理學教師的一段話，他說：

『在古巴每人每年平均消費砂糖至一百十五磅（八十七斤）之多，美國八十八磅（六十八斤），爪哇則在六十至八十磅之間，英，法，德各約六十磅（三十九斤），中國只有四磅（約三斤）。再看古巴、美國和爪哇患蛀牙者的百分數，皆佔世界之首位。台灣的土蕃和北極圈的愛斯基摩人（Eskimo）不嗜甜食，絕無蛀牙發現，所以可說多食砂糖是蛀牙發生的原因。據一部分專家的研究，說是多食砂糖之後，血液裏就產生一種有機酸，甚至在血液中游離，而釀成多酸症（acidosis）。這種過量的酸須與血液中游離的



缺少維他命C對牙齒的影響

〔圖中 P=齒腔，D=象牙質，E=琺瑯，C=石灰質。在(1)正常時所有造齒細胞都在齒腔中生長得極有規則，使象牙質積成圓管狀。(2)及穩性壞血症發生之後，一部分的造齒細胞遂呈退化的現象，且內部象牙質的積集也失了常態，以至把齒腔的空隙填住了。(3)如壞血症加重，造齒細胞完全退化，象牙質和琺瑯質生長頗少。〕

齒科醫院的斐士醫師(Dr. W. Fish)共同研究維他命C對於牙齒的影響。結果證實了維他命C缺乏之後，即見齒部的琺瑯質(enamel)和石灰質(cement)的組織，發生嚴重的惡化，而呈潛性的損蝕。一個人當起初感覺

鈣、鈉、鉀和鎂化合，以成無刺激性的中性鹽類，方能無害身體的全部。但這樣一來，血液裏的鹽基類缺乏了，遂間接侵佔骨和齒裏的鹽基；因而骨和齒的本質遂變得軟弱空疎，以致極易破爛。蛀牙就是這樣造成的。」

去年我為商務印書館譯了一本英國營養研究

所主任哈利斯氏(Dr. L. Harris)所著的維他命之理論與實際(譯本我改名為維他命與人生，尙未出版)。哈氏列舉由缺少維他命C所生的壞血病，輒使齒腔中的造齒細胞(odontoblast)退化，而且象牙質(dentine)也不能正常地生長(見附圖)。他又把救治的經驗，寫過下面一段話：

『鄙人曾與英國皇家



牙痛的時候，就該多吃一點水果了。」

哈氏介紹漢克醫師 (Dr. Hanke) 用橘子汁

治療齒病的經過，我們也轉錄在下面：

• 每日吃橘子汁一派 (Pint) •

蛀牙.....50%停止

齒槽膿漏和齒齦愈.....痊愈

• 每日吃橘子汁三次每次三英兩 •

蛀牙.....復發

齒齦炎.....發復

哈里斯氏又舉麥蘭貝夫人 (Mrs. Mellanby)

用維他命D治療蛀牙的經過，牠雖不能完全停止侵

蝕的發展，却有不少的效驗；試看她的治療報告：

|                           |     |                  |
|---------------------------|-----|------------------|
| 每個兒童所發現<br>新蛀牙的平均個<br>數   | 1.9 | 給兒童額外量之<br>維他命D  |
| 每個兒童原有蛀<br>牙仍惡在化的平<br>均個數 | 0.2 | 不給兒童額外量<br>之維他命C |
|                           | 0.4 | 2.6              |

不過有一點須加以注意，即所攝取的維他命量

如果過多，可促起一種『維他命過多症』 (hyper-

vitaminosis) 每使牙齒四週積集過剩的鈣素。

\* \* \*

最近佛內思教授 (Prof. C. C. Furnas) 出

版一本書，名曰未來一百年間的科學界 (The Next

Hundred years —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Science) 在這書裏他對齒病舉出以下的見解：

『我們的牙齒有什麼毛病呢？我不相信原

始人的牙齒是壞的。據現在發現的遠古人的白

齒和門齒，無論由那一點極小的證據看來，都可

證明他的那些牙齒比我們的更好。目下倘若有人

去問「齒病是否由食物不當而起？」我想多

數人會回答「是的。」如果再繼續討論「為何

食物會使牙齒發生毛病」這個問題，那麼這場

舌戰一定難於結局。有些人一定以糖食爲蛀牙的起因，但是照我們看來，牠不過是一個嫌疑犯，還缺少真憑實據。還有人會說道，食物裏缺少了鈣素、維他命C和維他命D，因而牙齒一定壞了。但有時雖是一個人的飲食裏含了這些成分，他的牙齒仍然會蛀蝕，這又如何解釋呢？又有人建議，要我們常常刷牙，是的，但獅子、老虎，以及狗馬象之類，何曾有牙醫和牙刷？牠們又何嘗需要這些東西呢？試問齒病是否因爲食物過精，不大須要咀嚼才起的呢？美國密西根大學的彭丁教授（Prof. Bunting）認爲吾人口腔中寄生的酸醋菌（*Acidophilus bacilli*）及遇合大量糖分的食物，迅速繁殖，遂使牙蛀爛。但依「口腔病理學」家的傳統意見，則不與此表同情。

『牙齒另外還有一個仇敵，大概你還不會

知道——牠就是氟（Fluorine）。氟以其腐蝕性著名，牠和氫化合物所成的氫氟酸，年青的化學學生都知道牠能夠溶解玻璃。在美國常把含氟的螢石（Fluorspar）投到冶金的開敞爐（open hearth furnace）中，以減少鑛渣的積集。

『據馬柯倫氏的意見，倘若飲用水中含有一千萬份之一的氟在內，即有害於人類的牙齒。火山一帶的水源，常含多量的氟在內，是以南歐住在維蘇威火山（Vesuvius）山麓的人民，遂以蛀牙特多著稱於世。美國科羅拉州（Colorado）各泉中所含的氟量，足使牙齒粗糙和生污斑而有餘。此外有九十處地方，也是因爲水含氟太多，而有害牙齒的。在南達科塔（S. Dakota）有四分之一的水源，在懷俄明州（Wyoming）有十分之一的水源，都因含氟太多而不能保持牙齒的健全。』



人在實際生活的學校裏，永遠是落伍的學生。

## 人類的進化

黃素封  
吳直由

——見 Henry Thomas 著 “The Story of Human Race” 第一章——

從猿進化到類人猿，幾乎費了四千萬年的歲月。又經過約三十萬年之久，這類人猿，才能站直身體，變成人形，知道拿起石塊用作殺敵的武器。又經過五萬年，他們偶然發現了銅，並且用牠做成比較鋒利的殺敵武器。又過了五千年，他們發現了鐵，又發明了炸藥。又過數百年以後，他們才第一次製成潛水艇和飛機。從此他們殺戮別的生物的技巧，可說盡善盡美了。或者還要

再過五萬年，他們那隻遲鈍的腦袋，才能覺悟到殘殺是愚笨的事情，而轉向別種有益的工作，來好好地利用他們的寶貴時間。人是一隻愚笨的畜生，他的進步，從歷史上看來是很遲慢的。再進一步說，人的進步並不是繼續不斷的。他常從高的水平

降落到低的水平。二千四百年以前的希臘人，比現在大多數的民族更文明。一千九百年以前的羅馬，已有完備溝渠裝設來處理城市的廢物；而三百年前的柏林，令人惡心的垃圾都堆滿在彼得教堂的門前。在巴黎，直到一六五〇年，居民還是把室內的垃圾從窗口拋到街心的。

所以人類進步的潮流，不僅遲慢，有時因為心理上的魯鈍，還能逆溯回去。倘使我們對於歷史想得着一個明確的見解，這兩點一定要記在心頭。人類非有生死的危險，不能被迫前進。譬如天災人禍已經臨到目前，那麼他們自然會從『向前奮鬥』和『聽憑消滅』兩條路上，選出自己的路綫；不然便偷懶安居了。

人類第一次受到的不幸而幸的鞭策，那便是大冰期的降臨。

二

在先史時代，歐亞兩洲的氣候比現在更和暖。那時我們的祖先嘯聚在森林中間，食物的大部份是靠著青草，樹根和漿果，有時也能得着別種動物的生肉。那時的人比現在的人小些；那便於蹲踞的兩條腿，比現在的人更粗壯。他們不知有衣有火。他們中間傳達意思的方法是喊叫，絕沒有聯綴成句的語言。當飢餓的時候，他們多是單獨出去找食物；若是打夥，最多也不過二三人。及至吃飽以後，便在樹蔭下或山洞裏坐着，直到再度感覺饑渴，或別種強暴動物來襲擊的時候，才再起來動作。

這樣過了百萬代，最後從山上出現了一種奇異動物，怪聲怪氣地向他們來了，使他們不能再偷懶苟安了。不久又從遠方來了成羣的巨大動物，同時氣候也變得很不適宜。灰暗的天空，忽然降下小塊的冰凍，落在裸露的體上，使他們齒戰心悸，肌膚劇痛。第一次的冰期到了。

他們紛紛逃避，但是大部份來不及走開的，便都凍死了。

微倖逃生的一部份，便躲進深洞裏面棲息，互相擁擠着取暖。我們那般形貌如猿的祖宗，這第一次經驗到『社會意識』的微光，開始踏進了人類的門檻。

事實上的需要，驅使他們把剝下來的獸皮裹在身上禦寒。進一步，因為防冷和抵禦別種猛獸（那時這些野獸也和他們一樣，大半寄居洞中），漸漸學得磨擦兩塊木片而生火的法子。火的發現大約在五萬年以前，或者更早些，這是一件偉大的成功。這樁事業，並不比紀元後十八世紀發現電的功績為小。

除開衣服及火的應用外，那些穴居人漸漸學到運用清楚的語言了。當沒有語言以前或者已先能歌唱。遇到不適時，同聲悲鳴了一回；遇到暖和的陽光或獵獲了什麼野獸，歡呼一番——久而久之，就變成一種連續的喉音。再逐漸進步，他們中間會用特殊的形狀和發聲，表示他們幼稚的思想和願望。從此便開始了人類語言的第一聲。

使穴居人和其他動物分離的另一種重要原因，便是工具和機械的發明。人類的手是世上最初的機械，也是一種原始拋擲的工具。人類所以有現在的文明應該深深地感激那穴居人

中的愛迪生 (Edison)；他發明了能支配附近的東西，又能拋擲石塊到遠處的手。從那時起，在謀殺的精巧技能上，人在野獸之中才佔了優越的位置。

當他們知道投擲以後，他們就去發明便於投擲的利器了。從樹枝石塊那些粗笨的武器，進而知道把木頭磨尖，把石塊擊出鋒芒，使牠們成爲更銳利的武器，以殺害別的動物，剝去野獸的皮，又容易把獸肉割開分給同夥的人來吃。

由此而後，一步一步進化到發明蒸汽機和電機，比較的並不是難事了；本是四五百年儘够做了的事情，可是奇怪，這羣笨人却費了一千世紀——就是十萬多年。現在姑把這些話暫置不提，且讓我們追溯人類的進化吧。

我們的祖先發明了初期的粗笨工具以後，有兩件事比以前好了——即保衛自己和殺戮敵人。但是經他們自己的努力還覺得力量薄弱，他們需要比自己更偉大的力量來幫助，於是他們又發明了『上帝』或者說一羣神，比較更妥當。

他們爲什麼這樣？那是很多爭論的題目，其中看來最有理的宗教起源論，大概是這樣：他們看見自己在水裏的影子，又在

夢中看見他們朋友的形貌，因而就以爲人似乎有兩個身體，一個是可以觸着的，一個是不能觸着的。這不能觸覺的身體，祇可在特殊時機出現，其餘時間便隱而不露。當人死後，實體埋入土中，『影體』却常在夢中出現；所以他們相信影體一定是永遠活着的。

現在假使一個部落的領袖死了。這人在生前懾服羣衆，威風十足；那麼他死後的影體不是更可畏懼嗎？試想影體平時是看不見的，倘使觸犯了他，又不知道他要在什麼時候或用什麼方法來譴責，並且又沒有防範的方法。

因爲要祈求他的歡心，所以不能不祝禱他，和用許多禮物去賄賂他。因爲他是可怕而有力量的鬼魂，所以他能在狂風暴雨之中咆哮，他能在層巒高峯之上怒號，又能使他所嫌惡的人罹病死亡，又能創造新生孩童。（原始人民，自然不知道性的行爲是和生育有關的。）這種權威的影鬼，又被人認爲能處理浮在空中的神秘離奇的東西了。這東西名叫『命運』。有時牠能幫助你，有時不幫助你。倘使你與你的朋友，同赴戰場，你的朋友被敵人打死，你却逃生了。那麼你有幸運，你的朋友沒有幸運，這

爲什麼呢？大概因爲有某種重要的事情，你做了，而你的朋友沒會做。當時在你的部落裏有一種聰明人，他專做解說那種緣故的職業。他們是解說幸運的專家，神聖的魔術師和牧師。若是你要得到鬼王和上帝的歡欣，又想得到好運氣，那麼他們能告訴你，什麼事你該做，什麼事你不該做。這種牧師的話要嚴格遵守，不服從的代價，便是死滅。

這大概就是原始社會宗教發生的原因吧。當初的神都是由尊長鬼魂升任的，所以最初的上帝必是人造的，照他自己的幻象，造成了上帝的幻象，然後又作繭自縛地屈服於幻象之前——跪在他的前邊求福，並且把那些不願跪下的同類，捉來殺掉。

五萬年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無論猶太教堂，或耶穌教堂裏，都有牧師一樣的魔術法師，守護着我們自己所創造的上帝，再命令我們去服從。

宗教的發明，並不是一件不可饒恕的罪惡；因爲隨着牠同時還產生了人類的藝術精神。因爲他求求得幸運的方法，尤其是想在狩獵場中得到勝利，往往先在洞壁上繪出所想獲得的

野獸的圖形，那是代表獸的影體的。隨後再用矛對着獸的圖形刺擊；他認爲這樣之後，那神就能幫助他殺死野獸了。圖形畫得越像，他們殺掉野獸的機會就更多。於是他們就忍耐地費了幾小時，完成他的藝術；結果這些在文化曙明時候的洞中壁畫，比之現代寫實派的佳作，並無遜色。

人類美感的發展，是他們相信神魔的副產物；可是他們爲藝術而創造藝術的時期很早，大約在一萬年之前。冰期開始，人類迫得發明保護身體的工具，這事我們已經說過了。以後在困難工作的空暇，他們有時玩弄工具，修飾工具——使得石斧的柄一定要容易把握，要講究美觀，磨成好看的形狀。我們的祖先，老早就知道人類不僅是爲麵包而生存的了。從歷史上看來，現代的審美家，並不稀奇。爲美而美的感覺，其起源至少亦在二萬五千年以前。

還有一種技術在人類經歷上發展得很早，便是戰鬥的方法。當那時，食物稀少，保存的方法又不完備，饑荒是常有的事，因此輒有人單獨或打夥的殺人而奪取別人所保存的東西。爲着這種需要而互相殺戮，祇有在遠古時代才看做必要；但是殺戮

的劣根性，在現代人的心中，還和遠古時代一樣強烈。戰爭在現世各文明國中，仍是通俗技術的一種。

我們從上面簡短的敘述看來，二萬五千年以前，人類祖宗已有許多優點和劣點，到現在還可以看到；可是優點並沒有進步，而劣點却和以前一樣，這真該感謝人類堅強的固執性了。

### 三

我們已約略說過冰期的降臨（前後有四次冰期）何以迫着猿人發展『社會意識』的感情，發現火種，發明衣服，工具，語言和神；又如何熟悉了繪畫，祈禱和殺害的技術。我們對於那時代所知道的當然很不充分。關於這方面的材料太少了，一些石塊，幾片破碎的骷髏，又有些粗拙的工具，岩洞裏的一些壁畫，此外什麼都沒有了。可是從這些貧乏的遺物上，正可使研究歷史的人，聯想到先史時代的祖宗的生活情形，而歸納出一幅美麗的印像。歷史家對於這些遺物的解釋，各不相同，但大體上都是同意的。

冰期的結果，先史人已比猿人進入一個新階段，再過到距今一萬年或一萬二千年以前，又進一新階段，這時比現在一般

未開化的人不過略低一些。紀元前一萬年，我們醜陋的祖宗已有熟食、製陶、編籃和編織等智識，而且學到馴養豬、狗、羊、牛等家畜，至少已有螞蟻一樣的聰明。最近我們發現螞蟻也像牠的巨大的兄弟——人——那樣有馴養小動物的技術。螞蟻養一種名為蚜虫（Aphides）的昆蟲，牠們能產生牛乳一樣的蜜汁。螞蟻採取這種蜜時，便踢蚜虫的背部，並用草葉和纖維造成柵欄給牠們休息。這正像一萬二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人，用粗笨的手建造原始的牛欄，把一羣家畜趕進裏面去的情形一樣。

史前時期人所建築保護家畜的欄廄，同時也供作主人的住處。這樣欄廄或草廄，進一步使用樹樁建在湖的中央，用活動的木橋連通陸地，晚間把橋撤去，以資防衛。廄中地上滿蓋着踏堅了的牛糞，人和家畜分居在一室的兩邊，其中男女老少和別動物，混成一個嘈鬧而和睦的家庭。人們的飲食坐臥都在地上，因為那時還不知製造桌椅的方法，當然更無所謂刀叉匙碟。直到紀元後十五世紀才發明這些東西。

講到物質方面，一萬二千年的歐洲湖居民，可和二百年前歐洲農人相比。而心智方面，比現在美國瑟塔啓（Kentucky）山民略低一些吧了。人在實際生活的學校裏，永遠是落伍的學生。

物 希 爲 貴

轉 載 笨 拙



1910 年 —— 飛 機 一 架



1938 年 —— 飛 機 一 隊





病人是不應該受刑罰的。野蠻和殘暴是不能醫治神經錯亂症的。

## 一個瘋子的自傳

許成

此為 C. W. Beers 所著 "A Mind That Found Itself" 一書之節譯。此書一九〇八年初版時即引起各國的注意，三十年來風行未衰。此書促成美國瘋人院制度大革命，世界各國亦以之為借鏡，以改善瘋人院中對病人之待遇。瘋人痊愈後能以尖利的筆鋒把過去的經驗詳細敘述出來的，尚不多觀。——譯者識

我的故事是一個自傳——這是我廿四歲至廿六歲之間的一段歷史。

瘋癲的病症。他的病自始就影響到我的神經。像他這樣康健的人竟也會得這種病，我又怎樣不會呢？漸漸

一八九四年六月發生了一樁意外的事，使我在六年後智力崩潰。我的一個哥哥忽然患了他以為是瘋癲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的這個念頭控制了我的思想，到後來我總以為我的

我還在耶魯大學做學生的時候就病了。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五日我在紐約一個洋行做司賬的時候，我的腦經總崩潰了。我的兩隻手不能安穩的抄寫東西了，數目字在我腦筋裏成了一團模糊。我於是回到我在紐海文的家裏，忽然有一天晚上，我的意志終於是屈服了。一向的畏懼變成了一種錯覺，心裏堅固的抓着一個信念——我相信我是個不折不扣的瘋人了！此後我想我將要死了，躺在床上，不能睡覺，幾乎失掉了說話的能力。六月廿三日那天，我從四層樓窗上跳了下去自殺，想把腦袋撞壞，結果却是兩隻腳先着地，兩隻足踝的細骨幾乎完全跌斷了。

我被送進醫院，我的病室成了神經受刑的地方。有人用鐵條攔在我的窗前——爲的是保護我。可是在我心裏，那些鐵條又引起一串錯覺，我相信我是在法律制裁之下，好像不久要受裁判似的。

甚至搬回家裏去之後，我仍覺得是在警衛監視之下。我哥哥在我的眼中也變成偵探，我拒絕和他說話，也拒絕和別人說話。我聽見虛幻的聲音，我嗅見燃燒人肉和其他毒惡的氣味，在牆上我看見字跡，天花板上也是蠢動着的人體畫；支解了的血肉模糊的人體畫！一個月後，我被送進瘋人院了。

這所瘋人院僱用了一些最粗魯的侍役，沒有一個是適合招呼像我這樣的病人的。有一個曾用一種我不能描寫的野蠻詞語咒罵我。

起初我僱用日夜兩班的侍役，後來因爲家裏沒錢，只好辭去了一個。我於是開始受着最卑賤的懲罰了。因爲要在夜裏『保護』我，我的兩隻手是被鎖在『手筒』內了。『手筒』是帆布做的，中間有一條隔板隔開兩手，兩端有鐵條緊鎖在手腕上，我被迫把手納入那『手筒』時，認爲是生平最大的恥辱。經過一

一番徒然的抵抗之後，我哭了，這是我患病以來的第一次。『手筒』的用處一則爲節制我的行動，一則爲容易使我就範許多次我和侍役拼命搏鬥，結果總是被壓倒在地上，那時惟一的抵抗工具是兩手和兩臂，因爲兩腳仍在石膏模內嵌着呢！

他們說我太固執，其實以我當時的瘋狂程度而論，那不過是一種病象。總之，病人是不應該受懲罰的。但是連醫生也向我逞暴。一天早晨，醫生進來說：『早安！你好啊！』我沒有作答。『喂！你不覺得好一點嗎？』我還是沒有作答。『你怎麼不說話？』我仍然沒有作答。他忽然跳了起來，抓住我的手臂，從床上把我提了起來，幸虧我的足踝沒有受傷。

醫生以爲我短期內不能獲愈，又把我送到一間政府註冊的私人瘋人院去。這裏不需費用，地方也很好，我的房間也很舒適。在此生活比較能令人滿意，然

而我顛倒的神經依然和我爲難。我以爲病院中住的都是偵探，探視病人的都是陰謀者，信件也都是偽造的。我有時感覺到他們是在把我當着拉去屠殺的畜生一樣的餵着，於是我故意裝得非常孱弱。我在暗地裏偷看書，我不敢向人說我想要的東西。我時時在等着機會來結果我的性命，如果我不是時時以爲有個偵探在我身邊的話，我這個念頭一定會發生悲慘的結果。

那時我常常和病友們攀談。其中有一個尤得我的信任。我把他看做我自己的偵探。有一天我對他說：『這是我父母的住址，來看我的人都冒充是住在這些地方的。請你去查查這些地名是否在人名住址簿上。』我的偵探告訴我這些的確都是在住址簿上。我於是寫了一封信給我哥哥。這封信我至今還珍藏着。信中寫道：『親愛的喬治：上星期三有個人冒充着你

來看我。這也許是真實的，可是我總懷疑他。如果你就是那個人的話，帶這封信來當做護照。如果不是你的話，請對此事嚴守緘默，那人再來時我將有以對付之。克利福。」

第二天下午來看我和我拉手的果然是我的哥哥。然而我仍把他看成偵探。他拿出那封信來說：「這是我我的護照。」我看了看又和他拉手，這次真是我哥哥的手了。「你要我讀給你聽嗎？」「不必，我相信了。」

哥哥看我已經很好了，說我可以回家去了。其實我的神經還是非常紛亂。由醫理上看來，我的神經還和以前一樣的不健全。可是我心裏却很愉快，胸中孕育着誇大的幻想。病友們見我十四個月的沉默之後，竟變成喋喋不休，大家都很驚訝。我一向有指揮別人的嗜好。在這趾高氣揚的時候，我實行統治病院中我所居住的一角。不聽我勸導的，我就加以詈罵。我的希

望固然不能都如願以償，可是醫生是很不智的，因為他們不承認我的一切權利，甚至不准我和我哥哥打電話。他們那種淡然漠然的態度引起我的憎恨——接着是兩個星期的大瘋狂。

這時我聽見說病院中沒有一個「逞暴病室」，專門用野蠻的方法對待病人。我決意要到那兒去看。我告訴病友們說，我將要故意違犯規章，讓他們把我送到那兒。起先我想打碎幾片玻璃，然而最後送我去的倒是爲了幾顆麥穗。我那時很想做一個藝術家，可是醫生們不但不贊助我，反把我的畫具統統毀壞。侍役也過來恐嚇我，要把我幾顆麥穗擲掉。（這幾顆麥穗是我打算飾以金色，留爲藝術紀念品的！）我結果和他發生搏鬥，終於被送到「逞暴病室」去了！

我的新房子是空洞洞的，除去一架床外別無長物，然而倒還清潔。我身上的東西都被剝掉，只餘下一

支鉛筆頭，我就用那支鉛筆頭在牆上寫字，並且不斷用腳在門上使力踹着。最後我抓起一只靴子，死命向天窗的玻璃上投去！侍役立刻跑來把我抓到床上去，捏住我的喉嚨，直把我的眼珠擠出了眼窩！後來我拾起一片打掃後留下的玻璃片，在門上劃了一句格言：『上帝賜福給我們的家——就是地獄！』接着我表演了一次假裝自殺：用帶子做個圈，掛在床架上，然後把脖子套進去。侍役連忙通知醫生，謹慎的把我抬到床上去。於是我終止表演。我對他們說：『現在我告訴你們這羣野獸，你們剝奪我的權利，把我從我親戚中趕到此地來，我將使你們自食其果。我現在的目的是在求我的自由，到外面揭穿你們的一切黑幕。我若不把你們送進監獄，至少也要告你們一狀……』

現在呢？我並不想把這些人送到監獄裏去，因為他們不過是一個惡劣制度下的可憐蟲。病人的行為

不應該加以節制。須知野蠻和殘暴是不能醫治神經錯亂症的。

幸虧我哥哥見我的病狀毫無進步，又把我送到國立病院中去。起初我也和其他病人一樣馴服，後來我發覺國立病院也有野蠻對待病人的行為，我又決意加以詳細的觀察。有一天我鎖了我的房門不肯打開。後來經過一番搏鬥，我又被送到『逞暴病院』去了！在路上我說：『醫生！我看你能把我怎樣？』

監獄很少有這樣的地窖——六呎寬，十呎長，一隻欄着鐵條的小窗，僅能放進光線，空氣確很有限。傢具全無，一張毛氈就算是床了。這裏沒有火爐，我幾乎凍得半死。我的外衣也全被取掉，我把毛氈撕成碎片，編成一件衣裳樣子的東西，我在這裏被監禁，足足撕毀了二十多條這樣的毛氈。這個地方非常吵鬧，病人們不斷搗亂。我平均一夜睡不到三小時，不久我比我

的鄰人更能吵鬧。我不使侍役有片刻的休憩，我公然吹噓我要潛逃的計畫，我詈罵侍役們淡然漠然的態度。在這個情形之下，使我最瘋狂的是他們竟不肯給我水喝。有禮貌的請求他們置若罔聞，無禮貌的索取結果是挨罵挨打！有一次我冒犯了他們，我立刻被擊倒了，在屋子裏被踢來踢去，最後我失了知覺，於是被拋在屋角過夜！

我父親七十七歲生日那天，我打算寫封慶賀信。第一次我很有禮貌的請求他們，繼之我想盡方法引起他們的同情心，但是都無效果。最後我破口大罵，指摘他們違犯國家法律，不給病人紙筆。我更告訴他們如果他們繼續拿我當做瘋人，我就繼續搗亂。

日復一日我仍受虐待。這種虐待能夠把好人變成瘋子。我吵了七個星期，要一枝鉛筆也得不到。最後一個助理醫生讓步了，丟給我一支很好的鉛筆。他就

成了我的大恩人。這支小小的鉛筆使我生命有了轉機。

我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一九〇二年聖誕節我的衣服也發還了。我的行為也日見進步。跟着各種應享的權利都享到了——寫信，參觀最好的病室，畫畫，室內運動等等。在我受罪之後，這時真是愉快的經驗。

我的錯覺漸漸銷聲匿跡，理智漸漸復蘇。一九〇三年三月我遷入一間悠靜的病室，這裏有床有衣櫃。不久我更得醫生允許，到城內散步，雖然時時是有人盯着的。幾個月後我可以接見客人了——三日一次！

一九〇三年九月我出了病院——一個自由的人了。十月底我在我以前工作的工廠得到一份職業，這不能不說是廠方的格外優待，因為一個神經崩潰過的人，在社會上是很難再立足的。



遊戲與娛樂不但可以休養身心，恢復精神，而且是發展個性的最大動力。

## 以娛樂發展個性 孔斯文

美國紐約心理服務社社長 Henry C. Link 博士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八年三月號“Reader's Digest”

最近美國有八十位心理學家合力研究兩萬青年的個性，發覺玩耍在許多方面都是很重要的。遊戲與娛樂不但可以休養身心，恢復精神，而且是發展個性的最大動力。

我們向來以為可愛的個性是某些幸運兒所特有的，可是經過了研究以後，我們才曉得這種個性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測量，而且大半是由習慣與技能造成的；而這種習慣與技能，又是可以養成和學習的。（請參閱西風第七期第三七面個性測驗一文）從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已經曉得遊戲與娛樂對於個性

的發展是有幫助的了。可是現在我們更進一步，有大量的統計可以證明這一點，不但如此，而且還能夠確切地說出某種娛樂對於個性有些微的貢獻，某種娛樂對於個性有重大的貢獻。

據我們試驗的結果，曉得那種和活動與體操有關的娛樂，對於個性最有貢獻。比方說，夏令營對於兒童個性的發展，確實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因為夏令營的節目，大多是戶外的運動和遊戲。不過對於不喜歡夏令營的生活，而且不能適應新玩耍法的兒童，一個夏季在夏令營中，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在個性上，參加五六種運動是比祇參加一兩種運動有更大的幫助的。那種能以平庸的技術，玩六種球戲的人，其與各種朋友玩耍的機會，自然比祇會玩一兩種球戲的人多了。

目下全美國最流行的室內娛樂，是聽無線電，讀書（往往沒想到要表現個人的思想）和看電影。可是這些娛樂在個性的發展上，却是利益最少的。根據我們的試驗，從對於個性的影響上看來，室內娛樂可以分成以下兩類：

|          |  |
|----------|--|
| 對個性貢獻較多的 | 茶會宴會<br>社交舞會<br>Contract Bridge 紙牌戲<br>乒乓球戲<br>打彈子 |
| 貢獻較少的    | 下棋<br>聽無線電<br>看電影                                  |

不論室內或戶外的娛樂，其所以對個性有極大

的貢獻者，是因為這種娛樂需要活動，而且需要別人參加。最好的遊戲，是那種促進社交活動，交換思想，談話，歡笑，有時候也令人惱怒的遊戲。對人發怒往往是認識人的一個階段。假使我們能夠渡過生氣的階段，而達到捧腹大笑的階段，那麼彼此的感情，就可以如膠似漆了。

普通阻礙盡情歡樂的原素，是未能大大方方地談話。某種人在別人面前的時候，就啞然無語。他們覺得自己因恐懼而癱瘓了。有些人據他們自己說，竟流出冷汗來。故意想法子要叫他們說話，往往不祇無用而已，而且叫他們更怕難為情。

對於遭遇這種困難的人，我們往往勸他們學習。前面所提起的遊戲，比方說，在打「橋」這種紙牌戲的時候，注意其餘三人的動作，是比滔滔不絕地談話更重要的。真的，在打紙牌的時候一直談話真是討厭



的事，可是正因為打紙牌的人不一定要談話，而打牌的時候又自然而然地會有話可談，於是打牌的人就容易自自然然大方地談話了。同樣的，社交舞也是彌補這個缺憾的最好的方法。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把社交舞列為一種對於個性極有貢獻的娛樂，因為社交舞大大地擴充社交的接觸。

那種運用力氣的遊戲，尤其能引起談話大方的自然發展。在身體出力與競爭劇烈的形勢之下，談話是免不了的。參加這種遊戲的人，可以很快的達到無拘無束的快樂階段了。

這種種的活動，都能促進你的自信，同時叫你在人家面前的時候，不至於感受拘束，這就叫你有完美的談話才能的基礎。

那種需要身體出力的遊戲或運動，比不需要體力的，對於個性的發展，更有利益，這並沒有甚麼可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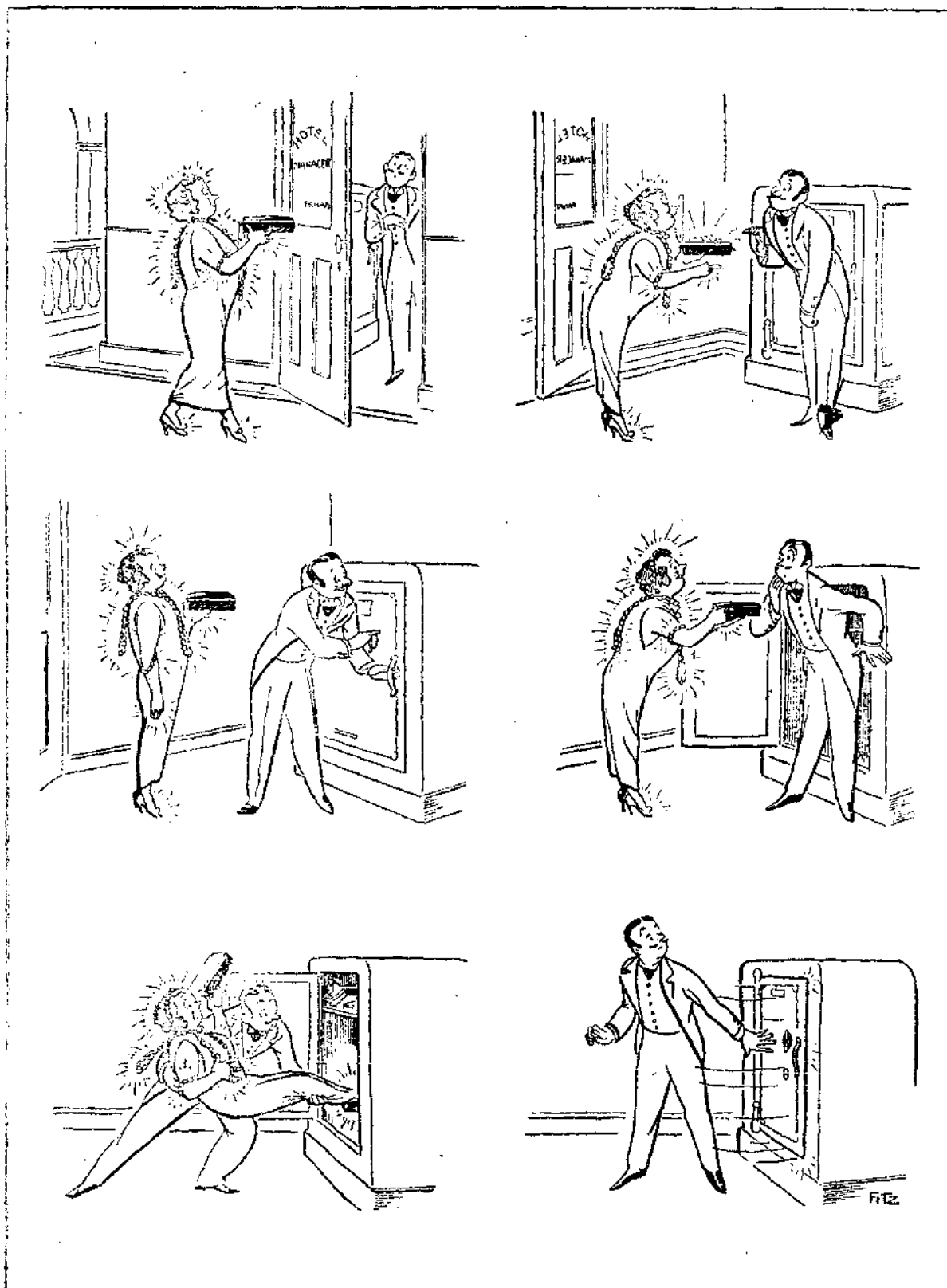
異的地方。這種運動叫我們自旁觀者進而成為實地參加者。這種運動至少可以代替現在由機械替我們做的勞力。這種運動的趣味，對於我們是有悠久的影響的，因為可以叫我們身心舒泰，情緒平衡。

遊戲不但叫我們快活，而且也叫與我們一同遊戲的人快活，這件事實也是很重要的。我們要記住，所謂個性者，是看我們能不能引起別人的興趣，以及有沒有替別人服務的習慣與技能，個性的強弱就是以這種習慣與技能的程度來計算的。

在一切的娛樂中，這種道理總是對的。叫自己快活總是與為同伴服役，叫他們也快活有連帶的關係。因此，讓我們盡情歡樂吧！假使我們在尋求快樂的時候，能夠養成新習慣與新技能，叫我們的朋友和我們自己都獲得益，那就更好了。這些對於優良的個性是都很有貢獻的。

以保安全

轉載笨拙





當我們想到現在又有第三個孩子快要出世的時候，我們真不禁驚懼起來了。

## 窮媽媽的呼聲

羅道愛

有兩個孩子的母親原著·譯自一九二八年四月號“World Digest”

原載美國新罕什爾州杜伯林“Yankee”月刊

我的丈夫每星期賺廿一元六角一分。在這國度裏，或者有千千萬萬的丈夫得着同樣的入款。這些家庭並不向政府要求救濟，而是獨立的『較窮的中等階級』。這階級的生產率是逐漸在降低的，許多專家談到這階級時，常常覺得很惶惑，以為這是不良的現象。

這些家庭或者已經養育一兩個小孩子，所以決定不再多生小孩子了。

我們有兩個孩子，大的六歲，小的兩歲。我們供給

第二個孩子的費用，現在剛告一個段落。當我們想到現在又有第三個孩子快要出世的時候，我們真不禁驚懼起來了。我們並沒有打算再生孩子，這是『偶然發生的意外事件之一』啦。

可是我們要怎樣供給這孩子的費用呢？分娩的費用普通要一百塊錢，五十元給醫生，五十元給醫院。我們像多數美國家庭一樣，是有開支的預算的。我們每週的預算如下：

房租

四元

|                    |         |
|--------------------|---------|
| 食物                 | 六元      |
| 牛奶                 | 一元六角八分  |
| 汽車                 | 二元半     |
| 丈夫個人用費             | 一元      |
| 妻子個人用費             | 一元      |
| 外邊用費(剪髮,等等)        | 五角      |
| 保險                 | 一元半     |
| 電費                 | 六角半     |
| 娛樂費                | 七角半     |
| 報紙                 | 二角八分    |
| 教會捐款               | 五角      |
| 燃料                 | 一元      |
| 屋內費用(添置新碗盤,肥皂,草紙等) | 二角半     |
| 計共                 | 廿一元六角一分 |

我們而造成一個理想家庭。我們因為想找到好的鄰居，以冀於孩子有利，所以住在離城市較遠的地

方。我們如果在人烟稠密的共同住宅裏居住，每月的屋租也許可以在十六元以下吧。

我相信我們的食物費非減到最低限度不可了。

我們的汽車是很舊的，而且要常常修理。我們所預算的二元半是包括修理和買汽油的費用，因為我的丈夫去作工的時候非坐車不可。坐電車一星期需二元四角，所以如果我們沒有汽車的話，我們也只能貯蓄一角錢。

丈夫個人的一元費用是用來買香烟；款待他的妻子和兒女；繳納工會會費的。

妻子個人的一元費用是用來寫信，買郵票，買化粧品，買她的衣服。和一年一次的電燙頭髮的。

外邊費用是用於剪髮，補鞋，洗氈等等的。

保險只限於丈夫及妻子。小孩子沒有保險。

夏季的電費可以節省些，可是每星期所預算的

六角半錢有一部分須積蓄起來，那麼到冬季才有充足的款子可以付較多的電費。當然我們不能有無綫電，電氣冰箱，或洗東西的機器。

娛樂包含各種適合幾個人消遣的娛樂，例如，看一次影戲，買一本雜誌，買聖誕及生日的禮物等等。假如丈夫和妻子想單獨外出，他們便要多費二角半錢，雇一位高級學校的女學生來照顧他們的孩子，同時兩人買電影的看樓票子要四角錢——這樣便差不多把所預算的一星期的娛樂費花光了。如果在看完影戲後他們不用所剩的一角錢去喝薑水，當然那一角錢可留作下星期之用了。

報紙包含三分錢一份的日報和星期報。別的讀物平常都是由朋友或圖書館贈送的。

捐助教會的費用是不可免的。可是如果那星期內已經因慈善的緣故，向聾啞者買了二角半錢的鞋

帶，針，等物件，那麼那星期的教會捐款便只有二角半了。

燃料包括燒菜爐子所需用的焦煤，寒冷晚上用來取暖的油，自來火，引火木等等。

屋內所用的草紙，肥皂等物，也是不可免的。

這樣看來，我們沒有留下一筆款子做醫藥費，及丈夫和孩子做衣服的費用。這些錢只得從其他那些不會用去的費用中拿出來，就是：

|      |      |
|------|------|
| 外邊費用 | 五角   |
| 娛樂費  | 七角半  |
| 燃料   | 一元   |
| 屋內費用 | 二角半  |
| 計共   | 二元五角 |

縱然把這四項數目加起來，也僅僅可以夠付一次請醫生的費用和買藥的費用——或是僅夠買一

雙鞋。這是很明顯的。

這麼一個家庭怎麼負擔得起那個快要出世的嬰孩的費用呢？誰會譴責這種家庭限制子女的人數呢？他們也許希望他們現有的子女將來可以進大學肄業，可是這也不過是一場春夢吧了。

新生的嬰孩需要衣服，最低限度也要一條新的褲子，可以放在嬰孩牀上，此外又要預備橄欖油和牛乳。縱使那個嬰兒可以用母乳餵養，做母親的每星期也得多用八角四分去買牛奶啊。

有什麼解決的辦法呢？答案不外五個：

(一) 這個家庭必須把生活程度降低，就是租住更便宜的房子，取消給教會的捐款，沒有娛樂，沒有報紙看，沒有保險。

(二) 妻子必須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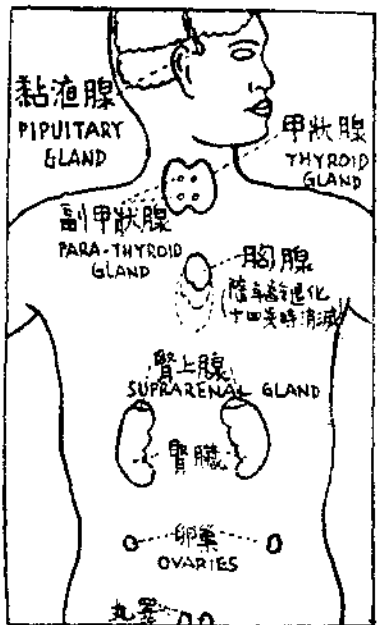
(三) 醫生和醫院必須大大減低他們的醫療

價目。

(四) 政府對於入息很少的家庭，必須津貼一切分娩的費用，並且要幫助供給嬰孩頭一年的費用（可是絕對不該用『救濟』一類的可怕名詞。）  
(五) 入息這麼少的家庭至多養育得起一個孩子。

答案應該是那一個呢？

內分泌腺分佈圖



(請參閱三三七面『內分泌』一文)



甚麼東西能使一個女子美麗？不是體格上的完美，物質上的修飾，而是精神上的特質，和潛伏着的女性生命力。

## 標 準 美 人 葉 羣

美國著名美術家 James Montgomery Flagg 原著。

譯自一九三七年四月號 "Reader's Digest" ——

體格上嫵媚動人的女子，在美國最多。店舖裏和學校裏，她們一叢叢的聚着，辦公室內全被她們花團錦簇的點綴着。但是，在這一羣好看的女子當中，我看起來，真配稱得起『美麗』二字的，却實在很少。

因為美麗所包含的，不止物質上的粉飾而已。古時西方諸國會取女子代表精神的美。以她為中心，我們逐漸生出無數的聯想來，關於美學，熱望，以及性慾等等。女人對於我們，實在能使我們永遠懷着神秘的

思想，能滿足我們多少飢餓。當我們看見女子具有這一種美麗時，我們心中關於女子的種種聯想，都為之一新。假若女子不具有這種美麗，人類將永遠的飢餓着，永遠不會饜足。

現在在美國，我們日常的『口糧』都不夠，我們鬧着缺乏女性之美的飢荒。我們有許多樣子很好看的女子，在市場上表演時裝，我們有取用不竭的模特兒，替我們表演襯衫和浴衣等新裝。但是這些職業的

美人（她們實在代表上百萬的女子）差不多全是理智淺薄，靈魂脆弱的小生命，缺乏情感，沒有智慧。老實不客氣的講一句，美國人理想上的美人是青年的，沒有特性的，膚淺的，所有的那些輪廓也和銀幕上凸出來的差不多。我們選美麗皇后時，不顧她內裏的精神，只顧用軟尺量她的身段，評她那人工修飾的假面具。對於這般所謂『美人』們，由我長期的職業的經驗上，我發覺到她們的生活，言談，以及理想，都極平庸，沒有意識，她們祇仗外面修飾，至於內裏呢，冷漠枯燥，沒有思想，一切空無所有。

在我們現代日常的生活，美麗競賽會要算得一般荒謬現象中一個最顯著的了。我有好多次，曾替這類牟利的鄙俗的競豔會擔任評判，結果只令我對他們平添了許多譏笑。我曾見獲獎的美人，她們被選的理由甚多，但沒有一項適合美的標準的。這是很明

顯的事，真正美麗的姑娘，是不情願加入這類競賽的。因為真正美麗的女人是絕不會這樣惡俗不堪的。

可是美國也有些體態莊嚴美麗的婦女，我看見她們時所起的那種迷人的感覺，正和我看見一張沙金特（Sargent）畫的人像，或聽見叔曼（Schumann）的獨樂器樂譜，發生的那種情感相似。這般女人，她們的精神和她們的面貌，都一樣的令人覺得可愛，不藉其他外來的力量，她們的本身自然會使你覺到她們具有一種美麗，使你聯想到一切已往的美麗的女子來。時裝式樣，物質的美，是隨時改變的，不錯，這話是對的。每一個時代，都有牠特殊的美人。但是在女人中永遠有那麼一種神妙的美麗原素，而我現在所引為悲傷的，正是這種原素的缺乏。

我曾繪畫過千萬個婦女，我並不看低她們物質上的美麗，但是假若她們沒有一種根本屬於精神上的



的特質，這種物質上的美麗，是一錢不值的。所謂精神上的特質就是恬靜，仁慈，毅力，幽默，和熱情。我所說的熱情，並不是單指性慾上的熱情，說得切實一點，這就是『女性的生命力』。女子具有這種生命力，就會發出一種燦爛的精神來，這種精神，你雖實際上看不見，但是你却可以覺到。這種無形的特質，我們可以在社交上或個人的舉動上看出。它能使一女子的舉止勻稱，態度恬靜——你要怎樣稱呼它都可以——它使這女子處處勻貼，無一處傾斜，好像一隻迴轉儀滴溜溜的在旋轉着一樣。只要一個女子有這種特質，我不再去問她的腰是否太粗，她的嘴是否太大。她若不具有這種特質的話，不論我是藝術家，或是一個平常的人，雖是古典派的十全十美，都不能令我發生興趣。

至於講到體格上的美點，我個人理想中的美人，是要長長的身材，寬的肩臂，面龐須像一隻希臘的花

瓶那樣上下勻稱，頭上披着顏色不深不淺厚厚的彎曲着的頭髮，眼睫毛密而長，鼻子是那麼短短的，垂直的，鼻尖稍為高起一點來，一張豐滿的嘴，像水上的一條波紋，襯着圓滿的嘴唇，整齊雪白的牙齒，眼睛裏充滿了女性的誘惑，祇要對着他們一看時，你的心不由自主的就會跳將起來，胸部豐滿，高起，朝兩旁展開，臀部不瘦小，不會令我們看上去疑惑她不是一個女子，至於那腿呢，長長的，像鹿子的腿那般好看。喂，諸位，這才是一位美麗的女子呢！

但是，一個女子雖然這樣美麗，假若她但憑着她體格上的美麗，她就鑄成大錯了。假使她對於這種美麗，更沾沾自喜，那她的錯誤就更大了。美國有許多女子都這樣想，她們以為她們體格上的完美可以使她們用不着更去發展她們內裏的活動力了。這樣一來，她們祇注重修飾外表，喜顧影自憐，敷唇膏啦，塗美容

霜啦，搽胭脂啦，修指甲啦。我極贊成修飾，祇要修飾得合乎美術化，但是祇注重修飾會使女子忽略了其他的興趣，使她們逐漸遠離了真正的美的標準，結果變得呆板不靈，所有的美點反全失掉了。因為，肉體若沒有精神的寄託，敗壞起來，那速度是着實令人可驚的。

對於美國這種情形，究竟應由誰負責。我總疑心美國女子教育制度，一定出了毛病了，因為它祇教她們注重炫耀美麗，而很少的教她們注重真正的美。當一個姑娘希望做大湖區小姐(Miss Great Lakes)時，她已經是很可憐的被人誤引了，這人就是授她教育的人。她甚至還可以實現她的希望(可憐的人兒)，但是，她若不覺悟到她應有的責任，應當做一個活的美人，做一個民族中理想的美的保護人，她終不能使一個成熟的男子對她繼續的感到興趣，她終不能使一個真誠的藝術家創造的力量受到任何激勵。

請在西風代辦部預約

# 魯迅全集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

編輯委員：蔡元培、馬裕藻、許壽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許廣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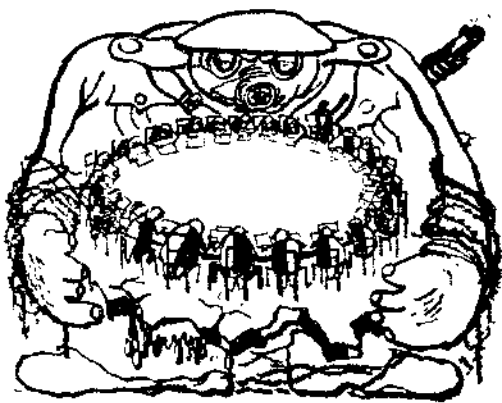
出書預約

第一期 6月15日  
第二期 7月5日  
第三期 8月1日  
5月31日截止  
一次付款 14元  
分期付款 15元

預約簡章及樣本  
請向西風代辦部索取

墳(蔡元培) 吶喊 野風 熱風 朝花夕拾 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 而已集 三心集 二心集 自白書 南腔北調集 准風月談 花邊文學 且介亭雜文 兩地集 集外集 會稽郡故書雜集 古小說鈞沉 魯迅小說集 中國小說史略 唐宋傳奇集 漢文旅行網要 月界旅行 域外小說譯叢 現代小說譯叢

工人級惠略夫 現代日本小說集 一個青年的夢 愛羅先珂童話集 桃色的象雲 苦悶的象雲 出了象牙之塔 思想·山水·人物 小彼得 小約翰 錄得 俄國藝術的童話 近世藝術思潮論 藝術論(盧那卡爾) 藝術下譯叢 藝術論(滿力汗諾)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 文藝與批評 文藝政策 毀滅 山民牧唱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一天的工作 (附)藥用植物



今日軍國主義的德國，便是建立在克虜伯的軍火之上；可是克虜伯的領域是超越德國的疆界的，他是常常用軍火供給外國，讓那些國家去攻擊祖國的。

## 軍火大王克虜伯 未 鳴

——Konrad Norden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八年三月號

“Magazine Digest” 原載EJ黎“Clarte”——

克虜伯！這個名字是跟他所象徵的東西——戰爭——一樣地可怕的。這個名字在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黑夜裏照耀着，可是它的光芒是超越德國國境之外的。

一九三七年秋，克虜伯在埃及開羅創辦了一間軍火分廠，又開設了一間新公司，專做印度的軍火出口生意；他已經把瑞典的軍火製造廠波福士（Bo-

fors）盤過來；他正在挪威開設一間上等的鍊鋼廠；他又承辦了一個大企業，將在巴爾德海西部和丹麥裘特蘭（Jutland）間的水峽上，建築一座可通火車的大鐵橋。他去年曾供給保加利亞政府大批的軍火，包括一百四十門大砲；他承辦希臘海陸軍的大部分軍火，同時也是南斯拉夫軍政部的獨家軍火經理，正在替該國建造一片面積佔整個城市的大軍火廠。

雖然如此，前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以及許多忠實的歷史學家，現在還在竭力宣傳，說德國這位軍火大王是純粹的愛國主義者。這是絕對不確的。在克虜伯的家族史上，這位德國軍火大王出賣祖國，威脅祖國的事件是罄筆難書的。自從一八一二年克虜伯軍火製造廠創辦人腓特勒·克虜伯（Frederick Krupp）向法國拿破崙一世宣誓效忠以來，克虜伯的家族沒有一次戰爭不參加，沒有一次不供給軍火給雙方交戰國的。

關於克虜伯的秘密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我們一個最可怕的例證。第四代的克虜伯，即現在克虜伯軍火廠的老板，把一種手榴彈的模型賣給英國威克安斯東（Vickers-Armstrong）軍火廠英人。就用這種新式手榴彈，把成千累萬的德國兵炸得粉身碎骨。可是威克安斯東軍火廠在世界大戰中用過

克虜伯的模型之後，竟不願付款。德國軍火大王遂於和約簽定後，控告威克安斯東欠賬不還，以每顆手榴彈值一先令三辨士為標準，最低限度要求現款一萬萬二千三百萬先令。結果克虜伯勝訴，把殺死德國兵的每顆彈子的錢全拿到了！可是威克安斯東終究沒有這麼許多現款可付，結果只好用其他的辦法清償欠賬，使克虜伯的勢力伸展到英國的軍火業裏去。德國和英國的大軍火商聯合在西班牙巴斯克州（Basque）開設鋼鐵廠。克虜伯又在西班牙其他地方開設機器廠和電力廠。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後，克虜伯尤其活躍，不斷以大宗軍火供給叛軍。

凡爾賽條約雖則禁止德國公然擴充軍備，可是克虜伯的活動依舊沒有停止。他在德國境外發展他的業務。荷蘭海牙的軍火廠幸福公司（Blessing & Company）和克虜伯合作，於歐戰停止之後，向德國

『買』了一千五百門大砲，使這些軍火不致被毀。他在荷蘭鹿特丹(Rotterdam)收買了一些軍火廠，如機器廠及海軍造船廠等等。他最近曾造出一些謠言，說法國和比國已經訂立一個聯合攻擊荷蘭的密約，使荷蘭和德國更爲接近，因此他也有機會可以多做一點軍火生意。

克虜伯始終是民主政治的不共戴天之仇敵。在一九二五年，德國的勞工階級企圖攫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反對甚力，結果由外國借到一筆大款子，在國內建立一個法西斯的獨裁政權，使勞工階級無法活動。

這個獨裁政權的後台老板便是克虜伯。他由開頭便在扶翼反革命運動，以金錢援助法西斯主義者。參加慕尼黑反革命暴動的人，向上峯領到的鈔票都打着克虜伯家族的圖章——這個事實會由當時慕

爾黑的警察總監加以證明。

克虜伯和希特勒發生私人關係已經有多少時候了呢？我們不大曉得，可是我們知道克虜伯自從一九二九年掌理德國全國的鋼鐵和煤的事業以來，曾經以大量的金錢供給國社黨。

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法西斯第一次政變發生以後，克虜伯和希特勒的關係更加密切了，克虜伯覺得希特勒一旦上台，軍火生意便會繁盛起來，於是公然宣言贊助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克虜伯榮任德國工業僱主聯盟的主席了。

在希特勒上台的第一年中，克虜伯的生意做到一萬萬九千一百萬馬克，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第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做了三萬萬馬克的生意。根據報紙的統計，第三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做了四萬萬馬克的生意。第四年如果增加了

百分之二十五的話，至少可做五萬萬馬克的生意。

根據專家的可靠統計，克勞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共得淨利八萬萬馬克。在希特勒掌權的四年中，克勞伯所得的淨利至少也有四萬萬五千萬馬克。這麼看來，難怪他對希特勒表示最大的敬意和忠誠了。

希特勒派克勞伯參加全國經濟參議會。克勞伯是這機關裏五個巨頭之一，權力甚大。他同時也是德國鐵道行政院的委員。鐵道所需的鋼鐵大都是由他自己掌握下的大企業供給的。在一九三六年的三個月內，德國共用了二萬八千五百噸的鋼和一萬八千噸的鐵去修築鐵道。

克勞伯廠是世界最大的軍火製造廠；根據其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的報告，該廠在過去一年中的資產共值五萬萬七千五百餘萬馬克，淨利計共一千六百餘萬馬克。然而克勞伯的報告並不足以代表贏

餘的實數，因為該廠的賬目素來是不公開的。克勞伯軍火廠完全是一個家族的企業，所以外人無從得知他們的收支賬目。

克勞伯軍火廠的雇員在一九三六年是九萬八千餘人，到一九三七年已有十萬七千餘人了。在一九三七年，光是工資便須付出一萬萬七千餘萬馬克了。同年納給政府的租稅也達三千七百餘萬馬克。

克勞伯在國際軍火市場上非常活躍。在一九三七年，出口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跟阿根廷、印度、意大利、中國、土耳其和南非洲訂過合同，供給大量的軍火。他又在南斯拉夫建設了一間新鋼鐵廠，也把許多火車頭及其他鐵道用具賣給外國。

為推進黨務起見，克勞伯在各國，尤其是歐洲國家，秘密設立了大規模的間諜網，做各種情報的工作，又到處挑撥離間，散佈戰爭的謠言，弄得民心惶惶，各

國政府互相猜忌，大增軍備。在這種情形之下，克虜伯的軍火業日益繁榮，自然是大收其漁翁之利了。

克虜伯帝國的勢力是伸張到歐洲各地的。他擁有煤礦，鍊鋼廠，水泥和石灰石的製造廠（其出品可為建築礮台和軍營之用），鉛管和鐵絲的製造廠，及製造海陸空軍種種器械的工廠。他也是炸藥工業，汽車廠，車輪廠，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的大股東。這個家族在世界上只有一個主人，就是金錢；它受了這個萬能的主人所驅使，不惜把大部分的軍火出品販賣到外國去。今日軍國主義的德國，便是建立在克虜伯的軍火之上；可是克虜伯的領域是超越德國的疆界的，他是常常用軍火供給外國，讓那些國家去攻擊祖國的。

一個猜疑歷久不解，即將成爲不朽的真理。

——Campanor (彥岐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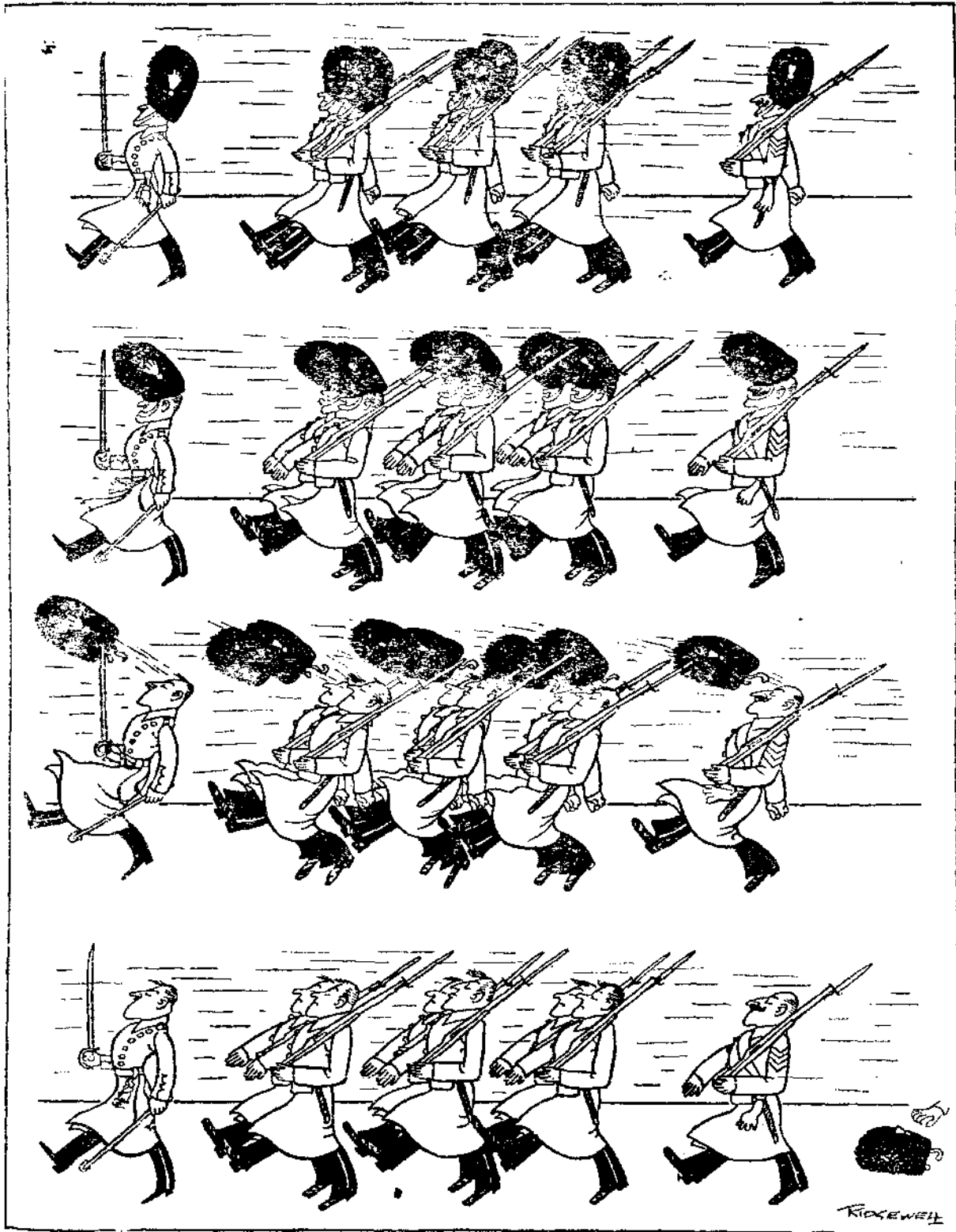
### 西風社創設代辦部啓事

敬啓者，本社爲應西風讀者及各界人士需要起見，特設書報代辦部，暫定簡則如下：

- (一) 書款先惠，有餘得暫存本社，以備日後購書之用，並另給收據。
- (二) 書價照定價，再給優待折扣（特價照特價）計算，平寄免費，掛號每包另加八分。未經掛號者倘中途遺失，本社概不負責。
- (三) 款項可由銀行或郵局匯寄，郵票亦可代洋十足通用，唯請固封掛號，以免遺失。祇限省用之郵票不收。
- (四) 本埠讀者可以電話通知八五六四五號代辦書報。

紀 律 嚴 明

轉 載 笨 拙







全隊轟炸機帶着十五萬顆炸彈前來襲擊，城裏有五萬處起火了！

## 烽火連天話倫敦

胡勤益

——C. Caldwell 原著·節譯自一九二七年五月號英國 “Aero Digest” 雜誌——

倫敦的空防足以抵禦一切空前猛烈的空襲，——到下次大戰時便會證明它的鞏固了。我們看見英國人忙得慌亂而不惜鉅資從事防備大陸的空襲，便可明白英國人全是惶惶然不可終日。在未來五年中，英政府預備以七十五萬萬元用於軍備上，其中大部分用於戰艦、飛機、大砲、軍火和其他軍需品。五年後英國將有一萬五千隻各種第一線的戰鬥機，而這還是根據老法而計算的。

倫敦將以一隊列在英倫海峽上的戰艦來防禦——那些戰艦說不定儘是輕便式而裝有高射砲的。倫敦四周沿岸將分佈大量的高射砲壘，而城廂裏更出現無數高射砲，有如暖牀上齊茁的綠苗。沿水道和北海一帶全是水陸的聽察臺，航空伺察網，更有海上航空巡察隊以相協助。最後還有大批輕氣球作倫敦的護帷，以其附近無數隊高速度的驅逐機做根據地。攻襲倫敦決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英國人是善戰的民族，勇敢，耐勞，而又聰敏。自從瑞門大軍曾踏入英國領土一次過，八百餘年來他們始終是居於予求予取，無往不利的地位。到了現在，他們愛和平而反對

戰爭，爲的是他們已把拿得到拿到了。不欲更有所求。但也不預備把前期戰爭得來的戰利品放棄給人。

打算進攻英國的敵人便須遇到這樣的國民和這般的防禦準備。在歐洲大戰時，大家都派遣轟炸機到外面去，而不注重防禦方面的事。到了今天，防禦方面也注重了。精明幹練的隊長竭力把防禦的力量中和化，原來不但保護他的轟炸機，却是如何使所有的轟炸機到達目的地去投彈轟炸，以完成使命。飛機和駕駛員應當作消耗物看待，猶如在一九一八年時，騎兵隊完全被視爲一件預備消耗的東西一般。假定敵方司令官決定派五百架轟炸機在午夜抵達倫敦。當二十年前，防衛方面將由聽察臺通知，報告敵機將臨，於是用探照燈靜悄悄地掃射，更用高射砲，掩護，隨心所欲的射擊。出於極少機會，炸彈在他們附近轟着，彈片回落在他們的頭上。這種做法正如在草叢中獵

野鴨一樣安全，可是做來一些也不起勁。

可是現在什麼都改變了。我們想出妙計去擾亂防綫，使防衛者不能專心於他們的工作。我們用的是攻擊機。當轟炸機在一萬呎至二萬呎高度裏到達時，攻擊機領頭先至，高度離地不遠，在日間大約是五十呎，在夜間大約是二百呎，總以足夠安然掃除一切障礙物爲度。攻擊機的數目視情形而定，但其比例大概是一架攻擊機跟一架轟炸機，便足以應付夜間轟襲了。攻擊機應在轟炸機到臨之前，完畢攻擊任務而去。

倫敦將在一方地圖上劃分爲若干方塊，每隊攻擊機便以這面積上的礮壘和探照燈做它的目標。每隊飛機應注意綜合的行動和個別的行動，以免互相撞擊，而全隊將分批掠過目的物，每批自三架至六架。每架攻擊機上裝着六架機關槍，每槍每分鐘發彈一千二百顆。在機槍掃射之前，防軍甚至看不到飛機的

影蹤，出現在眼前的全是鋼骨水泥和鋼鐵。第一批攻擊機飛過目的物，時投下無數含毒性的烟幕彈。第二批攻擊機從另一方向來，先是一陣雷嘯電明的機槍掃射，於是放下了小型的毀滅彈。第三批攻擊機用機槍掃射，放毒氣，更有小型轟裂彈。前後三批攻擊機分別飛過砲壘一次；如果所帶的軍火和炸彈尚未用盡，那末在下次整隊轟炸時再用。

這種方法就在倫敦城上和四周進行，所費時間極短。在今日，大家都承認攻擊機是有破壞的力量，是一個有力量而又詭計多端的敵人。

攻擊機去了以後，防禦工程已弄得零亂不堪，一部份炸得粉碎，全局已呈萬分慌張的樣子。

照舊法估計，倫敦的陸上防空實力，像高射砲和探照燈等等，說不定已失去了一半的力量。

到這時正式的轟襲纔正式開始。五百架轟炸機

或高或低從四方飛入，每架轟炸機的目標便是倫敦所被劃分的一個方塊。雖然已有一度攻擊過，仍有高射砲和敏捷的英國驅逐機升空迎戰。那些驅逐機的實力如何倒從不會有一次戰爭的實地試驗過。前次的大戰，並無什麼可以做估計的根據。但最近的驅逐機已迅捷得多，而且也已不易於操縱了。還有現代的轟炸機其速度已比一九一八年時增加三倍。

轟炸機所應做的工作是飛臨城市上投放炸彈，所佔面積又廣又遠。那些炸彈每顆重量大約有六磅左右，彈裏裝着氧化錳一類的發熱物，外面附有爆發機。假如說每架轟炸機能帶三百顆炸彈，那麼全隊便有十五萬顆炸彈，除了誤發和落在曠野上之外，便有五萬處起火了！聽說容克式轟炸機現在能帶二千顆小型燃燒彈，每顆重量不過幾盎斯而已。



元兇巨惡一而再，再而三地落網，出獄；出獄，落網。他們絕對不把法律和警章放在心上。

## 縱囚黑幕

會越鄰

美國為求改良獄政和減低犯罪率起見，實行了一種『縱囚自新』的制度 (Parole System) 不論何種囚犯，只要有保證人請求，經法官允許，便可獲得自由，在獄外度他未滿的刑期。在自新期內，若仍有犯法行為，那麼再將該犯下獄。這原是教育家和心理學家認為減低犯罪率的有效辦法。但流弊所至，竟不堪設想。本文見一九三八年二月廿六日美國自由雜誌，作者 G. E. Q. Johnson 氏係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所言當可確信。在這裏，你可以見到美國司法界和政治人員的重重黑幕——譯者附註

成千累萬的殺人兇犯，江洋大盜，綁票巨匪和專  
用酷刑虐人的惡魔遍佈在全國各地；其中有的永遠  
在逍遙法外，有的已經落網而仍得大模大樣地出獄。  
這事實真足令人倒抽一口冷氣。

因為每一個囚犯都有『受縱』的可能，而不要  
元的行政人員只要有錢便可為他們想法；所以發生  
了重重黑幕。

元兇巨惡一而再，再而三的落網，出獄；出獄，落網。  
他們絕不把法律和警章放在心上。腐敗的政界角色  
和盜魁黨首們狼狽為奸，把囚犯輕易地弄出監獄之

外。因此『縱囚自新局』——Parole Board——得了一個渾名，叫做『超生局』——Spring board——個很合人道，很科學化的制度給弄得流弊百出，犯罪率反見提高，監獄經費反見增加，威嚴的律法也被破壞乾淨。

人民對於『縱囚自新』這個制度都懷疑起來，這是必然的，因為每天可以聽見在自新期內的被釋囚犯又鬧亂子了。

伊利諾州國會代表里翁士 (Richard J. Lyons) 在某會議席上公開報告全國各地『縱囚自新局』的黑幕。他舉出了下面這個事實：

『幾個月之前，伊利諾州某立法委員給人暗殺的事鬧得沸沸騰騰。後來調查明白，原來他受了芝加哥的著名盜黨『四十二號』的賄賂，答應代該黨設法從監獄裏『超度』一個囚犯出來；但他沒有把事

辦成，他的酬儀便是『蓮心丸』。

『原來那位委員受賄之事給報紙上宣揚出來，他便不能出面保釋該犯人。盜黨要求把賄金收回，並屢次給他警告，他却置之不理。那批魔王一想人財兩失，未免冤枉；於是在某晚一陣連珠似的機關槍彈之下，結果了該伊利諾州代表的生命，以為報復。』

我自己知道的故事也很多。

兩個以丟炸彈為職業的匪徒在入獄後一年就給有力者輕易地保釋出去。某巨匪在二十年之前因殺人越貨而下獄，後來求人『超度』出獄；第二次又持械劫人，未判死刑，再度受縱自新；第三次更好了，開槍拒捕，擊死警探一名。

大家都聞名的巨盜如『孩兒面』納爾遜，綁票匪佛蘭克，奈喜也被釋出自新，三年之內他們殺死六個偵探。

有三個強徒行劫某店，臨走放了一把火；他們入獄後未滿二年，又逍遙在法外了。

還有一個偉大的囚徒，他犯案四十餘起，判處三個死刑，但沒有執行，在八年之內他受過四次被縱自新的機會，每次都因老脾氣復發而送回獄中。他在獄外用假名自稱爲『出獄顧問』，包辦『超度』犯人；他和囚徒常時通信，接洽生意。

一年前政府澈查某州『縱囚自新局』的舞弊案時，發現了某盜黨擬『超度』黨羽的密謀。他們賄通了一個州議員——同時也是刑法會委員——向『縱囚局』保釋他們的黨人。某高級行政人員對於受託『超度』犯人定有價目，價目高下以罪名輕重而定。還有某著名大州的『超生局』釋放了一羣盜黨出去，保證人承認他將雇用這些自新犯人在他廠裏做工。但後來黑幕揭穿，事實上沒有那麼一個廠。

在匪黨會集的下流場合，他們津津有味地談着怎樣運動某委員，怎樣賄通某政客，故事非常之動聽。他們慣用的狡計不外下列數條：（一）設法弄一個保證人，擔保有一職業給那被釋的囚徒。（二）請有力者建議釋放某犯人。（三）納賄州委員運動『超生局』。（四）造出某囚犯悔過自新的事實，打動法官的慈悲心……總之，只要用錢，自無不通之路。

有幾州的『縱囚自新局』雖無弊端，但至少太疏忽從事了，未加詳細調查就把犯人縱出，又不嚴厲監察在自新期內的囚犯。在芝加哥地方，二十二個監察員負責密查三千個自新囚犯的行爲。平均每每人監察一三六人，那簡直叫上帝也管不了這許多。

當然有幾處『縱囚自新局』很謹慎，很公正地辦事。他們確能利用科學和心理學來感化囚徒，收獲了減低犯罪律的效果。所以我並非反對『縱囚自新』

那個制度我是痛恨那輩貪官污吏把一個合乎科學原理的好制度弄壞了。有些初次犯警的囚徒，很有自新改過的趨向，但因沒有錢行賄而反受長期監禁，眼看壞坯子輕易地出獄，豈不要感到世無公理，由怨生恨，因而養成累性作惡到底的念頭；於是社會上又添一批惡魔！

所以我以為目前各州代表，教育家，經濟學者和一切為社會謀福利的人所最當注意的問題便是：怎樣使那批行政上的壞蛋和『縱囚自新局』脫離關係。如果這一點沒有辨別，那麼一切其他阻止犯罪行為的設法都是空的。終有一個幽暗的日子來臨，那時人人以為犯罪行為是不可避免的，而社會道德也勢必全部崩潰了。

★ 好小說家比好兒子少得多，——王爾德  
★ 能幹者不阻礙人。——Vauvenargues

## 廿二年不寐的匈牙利人 夢生

倫敦泰晤士報載：匈牙利有一個退休的書記，名叫保羅寇安，現年五十四歲，借妻及三子女住在匈京不達貝斯郊外，於一九一五年六月他的頭部在加利希亞（Galicia）的戰場上給手榴彈碎片擊傷。從那時到現在，他一直沒有享受過一秒鐘的睡眠。

最近美國某收藏家曾以相當代價想收買他死後的頭顱，可是他拒絕了，因為他是個虔誠的教徒，以為一個人的身體靈魂全都該歸造物主所有。

寇安自言他在每日廿四小時內進膳八次。當他感覺疲乏需要安息的時候，他便把眼睛閉下一兩個鐘頭，盡力撇開一切思慮，可是老不成功。他以前曾讀過四種文字的文學作品很多，現時仍不斷地閱讀着。在這次因身體的損傷而得來的閒暇，他竟學會了其中的兩種文字了。不過他覺得自己的能力和安慰，大部份還是從聖經裏面得來，因此他能背誦整本聖經。當他醒着躺在床上時候，常常背着詩篇的章節。

除了水以外他不喝別的飲料，但是烟癮很重。他搜集了各色各樣的烟管多種，日間每小時換吸一桿。

關於睡眠的滋味，他已完全喪失了。他自比一個幼年失明的人，對於重觀天日的快感，不能想像出來了。——譯自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字林西報



稅關人員都有偵探的神秘本能。  
女人的走私本領比男人大。

## 紳士國的走私

朱 綺

——節譯自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字林西報——

在今日的報紙上走私的新聞是風頭甚健的。時裝店和女服飾的主人已受了嚴厲的監視。在近幾月中，稅關人員常常到倫敦幾家舖子裏去檢查。他們要求查看商店簿冊和一切進貨與交易的證據。再拿這些去和海關的記錄比較。

許多婦女——而且常常是很有錢的——以為逃避關稅是很聰明的事。她們到巴黎去，出了很高的代價買

珠寶首飾，但是她們會用各種計策來欺騙稅關人員。男子不是巧妙的偷運者，他們常常被稅關人員的詢問所難倒。但是女人！稅關人員說她們是比較聰明的說謊者。

稅關人員都有偵探的神秘本能。他們只要看一眼，就能從二十個無辜的旅客中提出一個偷運者來。箱篋或衣服的拿法常常使偷運者暴露了秘密。譬如一個從南非洲回來的旅客，上岸後緊緊抓住一袋高爾夫球棒。他並不把它們隨意地放在稅關檯邊，反時時刻刻緊抓着不放。這難免引人疑心了。辦事員



抽出一根棒來，發現所有的棒都鋸掉了半截，高爾夫棒的下半截藏著金錶。結果該旅客所應付給的關稅竟達一萬餘金鎊之多。

另一旅客否認他袋裏那個瓶中的東西是威士忌。他發誓說這不過是茶而已。稅關人員起了疑心，就去搜查他的行李。他們尋到了好幾瓶！那人要是承認了他瓶裏的東西是酒，也許倒可以逃脫了，因為僅是瓶裏那一點酒是用不着付稅的。

輸入英國的麻醉藥品是越來越多了。這一類貨物常常由空中轉運，用油布包裹，加上軟木，使牠們掉下水去後仍能浮起。在這時候巡哨海岸的人或者還在很遠的地方呢。

酒，酒精，烟葉的大規模的私運盛行於南部海岸，如威得島（Isle of Wight）和羅姆納馬區司（Romney Marshes）等地，以及捕魚港如格梭姆

司倍（Grimsby）和赫兒（Hull）等地。

運私貨的人挨門到小旅店及其他地方，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白蘭地酒和甜酒——只要五先令就可以買到一瓶最好的酒。分銷處是設在鄉間房屋的。

從馬賽運來了超等的香檳，從安特衛普（Antwerp）運來了大批的烟葉。有時這些東西裝在小船中，顯然是指定運到其他大陸的港口去的。官廳就給了他們證書，又貼上封皮。一入海後，這些船就轉換路徑到英國去，封皮是揭去了，小船偷偷駛入僻靜的小港灣中，運貨車已等在那裏了。

偷運烟葉比較危險，因為那種純粹佛及尼亞烟葉有一種辛辣衝鼻的氣味。可是大約每月私運到英國境內的烟葉至少有十噸之多，這在稅關上便是八千金鎊的損失了。

偷運者密藏珍飾一類小物件的地方真是異想

天開，不可思議的。這些東西有時會隱匿在肥皂塊中，傘柄中，粉盒中，寵愛的狗或猴子的項圈中，剝製過的鳥獸和小塑像中。一粒珍貴的寶石可以繫在一件衣服上，這樣看上去就像一件不值錢的裝飾品了。英國某船上有一個膳務員常常在空的攪乳器中私藏幾瓶香檳酒，帶上岸去。

在禁止通貨輸出的國家中，做生意的人把錢隱藏在幾桶普通的破銅爛鐵中寄到英國去。稅關人員有一次破露了價值一千二百金鎊的貨幣。

最點巧的是一個擁有一粒貴重鑽石的漂亮少年騙子了。當他的船近紐約時，他知道在那邊會碰到偵探，所以他騙船員們，說他是個著名人物，隱姓埋名地出來旅行的。他宣稱：『我要避免新聞記者的纏擾。』水手們結果設法把他裝在一襲又髒又舊的汽鍋套中偷運上岸，他就這樣逃掉了。

有幾粒藍鑽石是放在一支剃刀柄中偷運入英國的。有一個人因為眼睛壞了，裝了一個玻璃眼；偷運者於是雇用他偷運一粒著名的寶石到美國去。玻璃眼後面鑽了一個孔，那寶石就嵌在裏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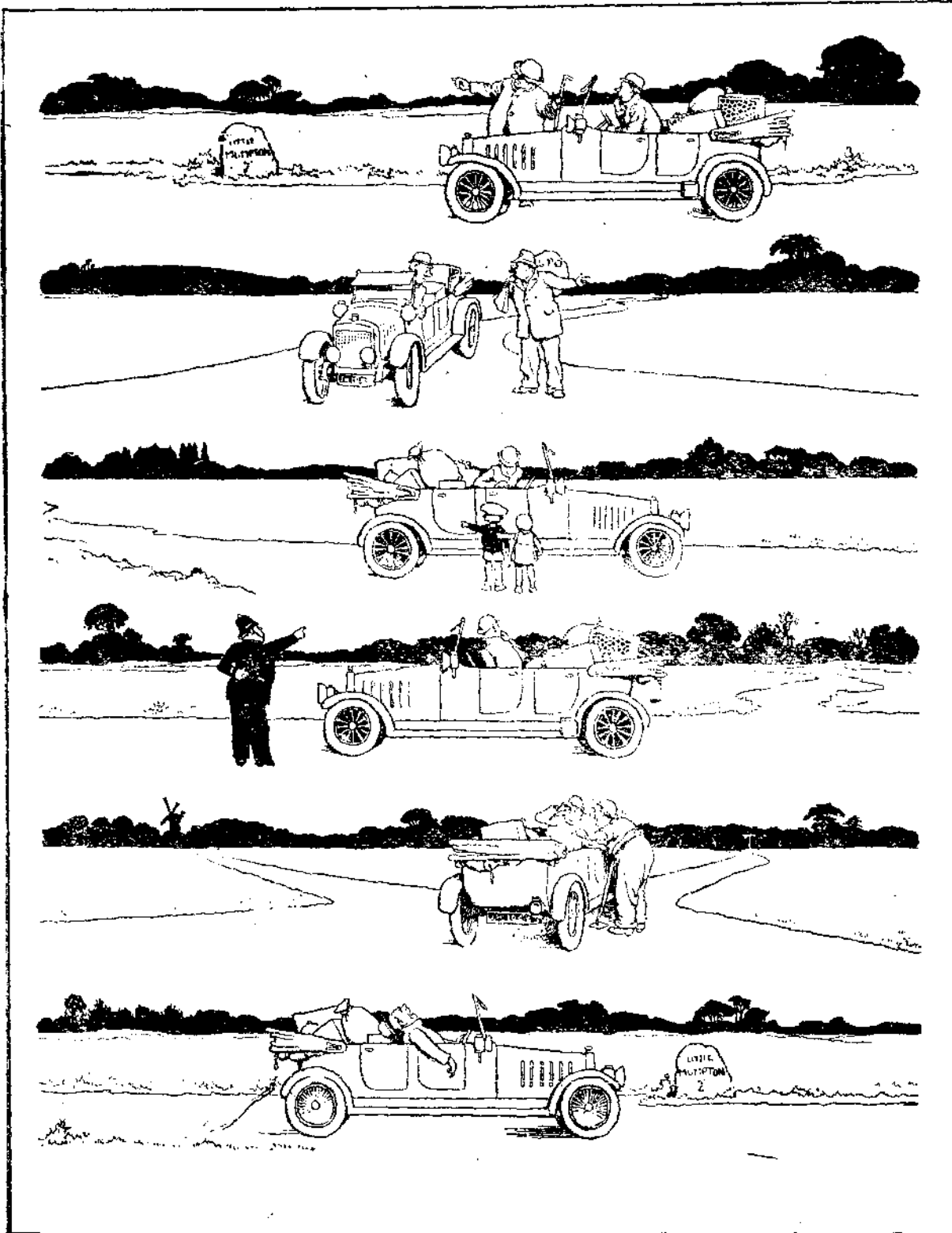
一個女人有偷運香料的嫌疑，緝私員上船來審訊她，她把香水精奪去都丟進海中。她勝利地說道：『現在我一點都沒有了。』但是依照法律，那些丟掉了的香水精還是她的，因此被處了很大的罰金。

#### 西風信箱投函簡約

- 一、西風信箱歡迎西風讀者投函。
- 二、詢問或探討範圍暫限於社會、家庭、職業、婚姻、社交、心理、兒童教育諸門。
- 三、來函概須繕寫清楚，並須附寄貼足覆信郵資並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
- 四、凡在本刊公開答覆之信件，恕不另行郵覆。
- 五、在本刊公開答覆時，編者對於函中字句，有修改權。
- 六、投函人之姓名住址，由本欄編者負責嚴守秘密。
- 七、函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信箱。

問 路

轉載幽默家



##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編譯

## 第九十四信

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最親愛的太太——我今天覺得非常高興，因為你在出租汽車裏向我微笑。我也由後窗中看見了卡留（註一）的臉孔。我現在還覺得他跟你結婚，是一種對我太不客氣的行為；你畢竟是我的女主角，不是他的。然而，我想現在繼續恨他也沒有甚麼用了。

永遠是你的忠誠的（蕭伯納）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日，於亞達斐坊十號。

## 第九十五信

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最親愛的愛蘭——我的汽車壞了，孤零零地一個人在這裏受苦。我讓夏綠蒂和她的妹妹留在啓星根（註二）『療病』（即以爛泥洗浴之類）自己衝到阿爾卑士山來。不幸這一衝倒把汽車裏頭一樣重要的東西衝壞了；我不得已把汽車由鐵道拖到這裏來，經過海關，邊境種種的麻煩，好容易將之送進原來的汽車製造廠

（註一） James Carew 係美籍伶人，於一九〇七年與愛蘭黛麗結婚。

（註二） Kissingen 係德國巴伐維亞的一個鄉村，以溫泉聞名。

去修理。

我現在有一樁醜事須對你懺悔一下。我寫了一個劇本（註三）給康培爾太太扮演。這劇本差不多跟勃拉士龐大尉一樣地稱身，因為我是一個專製女服的好裁縫，雖則我也有一些缺點。這劇中的角色是很兩樣的，跟勃拉士龐大尉中的西絲里太太完全不同。於是發生一個問題了：她吃得消嗎？因為，我應該重說一次，這個女主角跟西絲里太太完全不同，她叫做利查杜立安（Lisa Doolittle），是個賣花女，說着下流的話，穿着難看的衣裳。我簡直不敢請她主演。我把劇本讀給一個好朋友（李安頓太太 Dame Edith Lytton）聽，設法使康培爾太太也在那裏偶然聽到。她果然在那裏。她一聽見我所讀的劇本，便嚷起來道：『你這禽獸，你寫這劇本明明是要給我扮演的。我聽得見你在劇中模倣我的聲調，云云。』她於是隨機應變，很率真地說，她得到我的奉承，甚為感激。後來——後來——啊愛蘭；後來後來我跑到她的家裏去，抱着與鐵釘一樣冷靜的態度，可是因為我是一個活人，所以在三十秒鐘之內便深深地愛上她了。這陣熱戀的時間竟達三十小時以上。我完全不掙扎；我深深地愛上了她，整個下午在幻夢中度過去，在空中飄飄浮浮地走着，好像翌日便是我二十歲的生日似的。我說（對自己說）：『我現在至少可以再寫一兩封信給愛蘭，使她快活一下。』我現在正在這樣嘗試啦。

暴風雨不久發生了。她很聰明，覺得她所應該做的事情，不是接受佛洛曼（Frohman）及其他人士的條件，而是由她自己做經理，使劇本上演的贏利全入私囊。於是發生男主角的嚴重問題了。她要——你料得到是

（註三） 指賣花女。

誰嗎？你的丈夫！我絕對不要你的丈夫，因為那個角色根本是英國人，由他扮演是不大適當的。她提出各式各樣的馱子。我提出洛蘭（Lorraine）。她不贊成。我堅決主張由洛蘭做男主角。她對他破口大罵。我把她所說的難聽的話對洛蘭說。他也對她破口大罵。我又把他所說的難聽的話對她說。這種蕭伯納式的卑鄙消遣法使她大為吃驚。她說我是個惡作劇的傢伙。我又再接再厲地惡作劇下去；後來他們只好互相保證彼此間的尊敬和欽仰。這便是我的目的啦。可是洛蘭須到美國去一趟，才可以回來跟她合演。她說她絕對不願扮演利查杜立安一角。於是她跑到亞斯雷邦（註四）去；現在還在那邊。我不斷寫一些最美妙的情書給她。寫情書給你跟向傳教士頒發宗教小冊一樣（其實我也是萬不得已的），因為你寫信的技術和我勢均力敵。戀愛的時候也是在跟我開玩笑的；可是天下不能同時有兩個這種女人。她在某些方面是個令人讚歎的女人；可是天下只有一個愛蘭。我在這裏還要再逗留幾天。做個好天使，寫幾行可愛的信給我吧。

G. B. S.（蕭伯納）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三日，於法國麥退摩則爾南錫上等旅館。

## 第九十六信

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我的寶貝，我的愛人愛蘭（當你那天花枝招展地站在屋頂（註五）時，我心裏的感覺便是如此）自從那部書出版之後，我就不在倫敦，所以不能把書寄贈任何人。當我回倫敦時，我便會贈你一冊；你手頭那本買來的

（註四） Aix-les-Bains 係法國東南部一城鎮之名。

書可以送給人家。

我爲甚麼使你覺得坐立不安呢？我知道你爲甚麼使我覺得坐立不安。因爲人家在看我們，如果我心裏的慾望表現出來，我的行爲便會覺得荒謬可笑，不合禮節。可是請你獨自個人在明月之夜跟我幽會吧！——哎！——你等着瞧吧。

G. B. S. (蕭伯納) 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五日，於厄色斯騰奈山溫漢小農場。

第九十七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最親愛的愛蘭——你在波路撒冷的會長上演之夜(註六)看起來很美麗，很年輕。我在下一代的女人間尋找第二個愛蘭黛麗；可是大自然這一趟似乎真的把模型打破了；在我的心坎裏沒有一個女人可以替代你的位置。

我去年八月間初次學跳舞。等一等！去年真是初次嗎？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有一個名叫瑪格蘭(Magrane)的女人，住在我家附近；她教過我五種跳舞姿勢。我現在還記得二種。當時他們便是這樣：他們教你跳舞姿勢，却不教你跳舞。所以，我在七歲時學會幾種跳舞姿勢，可是到六十一歲才學會跳舞（跳得跟坦克車一樣。）

(註五) 指科里絲姆劇院(Coliseum)的屋頂。演完一次慈善戲之後，劇中要角齊集屋頂照相。

(註六) "The Inca of Perusalem" 係蕭伯納所作之獨幕喜劇，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中旬上演於倫敦時，愛蘭黛麗曾往觀，蕭氏即在場中看見她。

這就是我的紀錄啦！

我過去對你說過的一切最輕佻放蕩的話，現在依然有效，我一句也不收回。我是無可救藥的。

永遠你的 G. B. S. (蕭伯納) 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

第九十八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如果辦得到的話，我知道你一定會阻止人們虐待那些只會用眼睛說話的可憐動物。昨天我在無意中拿起傑克倫敦 (Jack London) 的一本書來讀，看見裏頭描寫許多可怕的事情——那些事情是真的嗎？我在牙醫候診室中看到這本書的。當我受了很大的感動，想叫人改良一些錯誤行為時，我常常想道：『誰願意做這種事情呢？誰會做這種事情呢？』後來我總記得大無畏的蕭伯納甚麼都會做。他願意這樣做嗎？

那天晚上看見你和你的戲劇，(註七)使我非常快活。如果可以的話，如果你喜歡的話，我下星期很想再看一次。不過，我最希望的是有人制止那種虐待動物的行為。我這個人真是老糊塗，活到差不多七十二歲，還不知道眼前有這種明顯的罪惡！想起來真痛心。

不必寫信給我，因為我知道你現在一定忙得不可開交。只希望你記得我，以及其他的動物。

愛蘭 (Ellen) 無日期。約在一九二〇年二月

第九十九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註七) 指賣花女。



最親愛的愛蘭——反對虐待動物的運動是早已有之的事情了。科芬太太(Mrs. Hayden Coffin)曾爲這運動努力奮鬥一番。唉！可惜她的努力僅如暴虐大海裏的一滴水，毫無影響，因此我有點不了解，那些動物爲甚麼還不想法子撲滅人類（像我們撲滅老虎那樣）或在絕望中自殺了事。

那些訓練狗類以爲表演之用的人，一看見都應該槍斃；要認出他們是不難的：他們臉上的表情，是比他們手中的皮鞭和虐待動物的動作更顯而易見的。世間的動物似乎只有海豹和海獅由表演得到樂趣；它們如果不能馬上得到魚吃，顯然是不願表演的。在我們那位現代馴獅女人節制下的二十隻猛獅，也許會感到被飼養的樂趣（直到又嫩又肥的嬰孩肉吃起來也覺得討厭的時候）；可是它們生活的無聊是很可憐的；當那馴獅的女人朝着它們的眼睛鞭下去時，它們似乎在怒吼道：『啊，我的天，別來打擾我吧。』在這個時候，我往往希望它們會把她咬死，碎屍萬段，可是結果我失望了：它們恨她恨到不願對付她了。關在鐵籠裏的鳥兒和老虎，比古代傳奇裏的巴黎巴士的獄的囚犯更痛苦；可是動物園裏有一隻無鬚的獅子（在園裏出世的，）喜歡觀衆讚美它，情願讓你撫摩它。那隻名叫迪克的有鬚獅子是很兇猛的動物。我可憐他那老婆（看是樣子他的老婆，）那被虐待被欺負的老婆。你不必誇口說你已經七十二歲。我也已經六十三歲連九個月啦。

G. B. S. (蕭伯納) 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於亞達斐坊十號。

第一百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譯者按愛蘭黛麗於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接受聖安得魯大學(St. Andrews University)的名

譽法學博士學位。同時受名譽學位者尚有英國陸軍大將海格伯爵 (Earl Haig) 及英國大文豪高士華綏 (John Galsworthy) 授學位者爲該校校長大文學家巴雷爵士 (Sir James Barrie) 這封信是蕭伯納所藏的愛蘭黛麗最後一信，也許便是她給他的最後一信。她在最後的六年中（她於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逝世）很少寫信給人家。她曾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前往莎士比亞故鄉斯特拉福 (Stratford-on-Avon) 參加莎士比亞誕生紀念節；依這封信裏的話，她似乎曾與蕭伯納在那邊會晤過一次。這信裏幾句簡單的話，這幾句表現永久之愛的話，便是兩人通信中的最後的話，因爲自從一九二〇年三月以後，蕭伯納就不再寫信給愛蘭黛麗了。

躺在床上——患感冒呢——我親愛的，不知怎樣非寫信給你不可。我多麼希望你昨天看見巴雷啊！他差不多跟我那隻五個月大的小貓一樣美麗，一樣可愛。如果你有機會在那邊看他，那夠多麼好啊！他看來似乎病得很厲害，那可憐蟲。然而，在昨天的典禮裏，他自始至終表現着很健康很快樂的樣子，真不容易！海格是個可愛的人兒，他們兩個人在一道真是再妙也沒有——我在那邊看見兩個這麼活潑的孩子，心裏很是歡喜。我愛他們，當然不像愛你那麼深啦——可是，帶住！請你對夏綠蒂說，我很懷念斯特拉福，也很懷念她和你。昨天在聖安得魯大學時，我的孩子愛狄在看顧我，現在他要我躺在在床上，他說我必須休息一下。

永遠你的 E. T. (愛蘭黛麗) 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

★全書完·本書單行本將由西風社出版★

浮生六記 卷四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FOUR:

THE JOYS OF TRAVEL

In the spring of 1784, I accompanied my father to the yamen of Wukiang under the magistrate Mr. Ho, where I had colleagues like Chang Pinchiang of Shanyin, Chang Yingmu of Wulin, [Hangchow] and Ku Aich'uan of T'iaoch'i. There we had the privilege of preparing a provisional palace for the Emperor at Nantouyü, and thus had the honour of seeing His Majesty a second time. One day [during this occasion], I suddenly thought of returning home when it was already approaching sundown. I got a small “fast boat,” which was the kind used for fast official errands with two oars at the sides and two *yaolu* at the stern. This kind was called in Kiangsu “Horse's Head on the Surf” because it went so fast on the Taihu water. Quick as riding upon a stork in the air, I reached the Wumen Bridge in a second, and reached home before supper was ready.

The people of my district were usually given to luxuries, and on this day they were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四

——浪游記快——

甲辰之春，余隨侍吾父于吳江何明府幕中，與山陰章蘋江，武林章映牧，苕溪顧霽泉諸同事。恭辦南斗圩行宮，得第二次瞻仰天顏。一日，天將晚矣，忽動歸興。有辦差小快船，雙艙兩槳，于太湖飛棹疾馳，吳俗呼爲『出水纜頭，』轉瞬已至吳門橋；卽跨鶴騰空，無此神爽。抵家晚餐未熟也。

吾鄉素尙繁華，至此

still more extravagant. I saw dazzling lanterns and heard music of the flute and song all over the place, suggesting to me the "painted beams and carved girders," "beaded curtains and embroidered screens," "jade railings," and "screens of [women in] embroidered shoes" mentioned in ancient literature. I was dragged about by my friends to help them in arranging flowers and hanging silk sashes. In our spare time, we would get together and indulge ourselves in wine and song or go about the place. Like all young people, we went through all this din and commotion without feeling tired. I would not have seen all this, if I had been living in an out-of-the-way village, even though it was a time of national peace and order.

That year Ho, the magistrate, was dismissed for some reason or other, and my father went to work with another magistrate Wang at Haining [in Chekiang]. There was a Mr. Liu Hueichieh at Kashing, a devoted buddhist, who came to call on my father. His home was situated by the side of the Tower of Mist and Rain [at Kashing], and had an open tower called Moon-in-the-Water Lodge overlooking the river. This was where he used to recite buddhist books and was arranged spick and span like a monk's studio. The Tower of Mist and Rain was where he used to recite buddhist books, and had an open terrace looking out on green willows on the banks all around; had there been more bamboos, the view would have been perfect. Fishing boats lay about on the stretch of calm water—a scene which

日之爭奇奪勝，較昔尤奢。燈彩眩眸，笙歌聒耳，古人所謂『畫棟雕甍』『珠簾繡幕』『玉闌干』『錦步障，』不啻過之。余爲友人東拉西扯，助其插花結彩。閑則呼朋引類，劇飲狂歌，暢懷遊覽。少年豪興，不倦不疲。苟生于盛世而仍居僻壤，安得此遊觀哉！

是年，何明府因事被議，吾父卽就海甯王明府之聘。嘉興有劉蕙階者，長齋佞佛，來拜吾父。其家在烟雨樓側，一閣臨河曰水月居，其誦經處也，潔淨如僧舍。烟雨樓在鏡湖之中，四岸皆綠楊，惜無多竹，有平臺可遠眺。漁舟星列，漠漠

seemed to be best looked at under the moonlight. The monks there could prepare very excellent vegetarian food.

At Haining I was working with Shih Hsinyueh of Nanking and Yü Wuch'iao of Shanyin as my colleagues. Hsinyüeh had a son called Choheng, who was gentle and quiet of disposition, being the second best friend I had in life. Unfortunately, we met only for a short time and then parted like duckweed on the water. I also visited the "Garden of Peaceful Eddies" of Mr. Ch'en, which occupied over a hundred *mow* and had any number of towers, buildings, terraces and winding corridors. There was a wide pond with a zigzag bridge of six bends across it; the rocks were covered with ivy and creepers which helped to make them look so much more natural; a thousand old trees reared their heads to the sky, and in the midst of singing birds and falling flowers, I felt like transported into a deep mountain forest. Of all the gardens I had seen built with artificial rockeries and pavilions on a flat ground, this was the one which approached nature most. One day we had a dinner at the Cassia Tower and the flavours of the food were simply lost in the flowers around—with the exception of pickled ginger, which remained sharp and pungent. The ginger is by its nature the more biting the older it becomes, and it seems to me extremely appropriate therefore for it to be compared to old dour, veteran ministers of state, who often have more guts than the young ones.

Going out of the South Gate, one came

平波，似宜月夜。梔子備素齋甚佳。

至海甯，與白門史心

月，山陰俞午橋同事。心

月一子名燭衡，澄靜緘

默，彬彬儒雅，與余莫

逆；此生平第二知心交

也，惜萍水相逢，聚首無

多日耳。游陳氏安瀾園，

地占百畝，重樓複閣，夾

道迴廊。池甚廣，橋作六

曲形，石滿藤蘿鑿痕全

掩，古木千章皆有參天

之勢，鳥啼花落如入深

山。此人功而歸于天然

者，余所歷平地之假石

園亭，此為第一。曾於桂

花樓中張宴，諸味盡為

花氣所奪，維醬薑味不

變。薑桂之性老而愈辣

以喻忠節之臣，洵不虛

也。

出南門，即大海。一日

upon the great sea, its white-crested bores rushing by twice daily with the ebb and tide like miles-long silvery embankments. There were surf-riding boats lying in wait with the bow facing the on-coming bore. At the bow of the boat was placed a wooden board shaped like a big knife for cutting the water when the bore came. With a movement of the cutter, the tide was divided and the boat took a dive into the water. After a while it came up again, and turning round, it followed the surf up the bay for miles with a tremendous speed.

On the embankment, there was a pagoda in an enclosure where I once viewed the bore on a mid-autumn night with my father. About thirty li eastwards further down the embankment, there was the Needle Hill, which rose up abruptly and ended up in the sea. A tower on its top bore the signboard: "The Sea is Wide and the Sky Empty," from which place one could gain an unlimited view of the universe, with nothing except angry sea waves rising to meet the sky.

I received an invitation to go to Chich'i in Huichow [in Anhui] from the magistrate Mr. K'eh there, when I was twenty-five years of age. I took a river junk from Hangchow, sailed up the Fuch'un mountain and visited the Fishing Terrace of Yen Tzeling. This socalled "Fishing Terrace" was located half-way up the hill in the form of an overhanging cliff over a hundred feet above the water level. Could it be that it was on the same level with the river in the Han Dynasty? On a moon-lit night, our boat anchored at Chiehk'ou, where there was an inspector's

兩潮，如萬丈銀隄破海而過。船有迎潮者，潮至，反棹相向。于船頭設一木招，狀如長柄大刀。招一捺，潮即分破，船即隨招而入。俄頃始浮起，撥轉船頭隨潮而去，頃刻百里。

塘上有塔院，中秋夜曾隨吾父觀潮于此。循塘東約三十里，名尖山，一峯突起撲入海中。山頂有關，匾曰『海闊天空』一望無際，但見怒濤接天而已。

余年二十有五 應徽州績谿克明府之招。由武林下『江山船』，過富春山，登子陵釣臺。臺在山腰，一峯突起，離水十餘丈。豈漢時之水竟與峯齊耶？月夜泊界口，

office. The moon seemed so small on the high mountain and rocks stood up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making a most enchanting picture. I also got a glimpse of the foot of Huangshan, or the Yellow Mountains, but unfortunately could not go up explore the whole place.

The town of Chich'i is a very small one, being situated in a mountainous region and inhabited by a people of very simple ways. There is a hill near the town called the Stone Mirror Hill. One goes up by a zigzag mountain path for over a li, after which one sees jagged rocks and flying waterfalls, with the place so moist and green that it seems literally to ooze a kind of verdant radiance. Going higher half-way up the hillside, one sees a square stone pavilion, with perpendicular rocks on all sides as its walls. The sides of the pavilion are as straight as a screen and of a green colour, being brilliant enough to reflect one's image. Local tradition has it that this mirror could reflect one's previous existence and that when Huangch'ao<sup>4</sup> arrived here, he saw in it his own image in the shape of a monkey and was so infuriated that he set fire to it; so from that time on, the Stone Mirror has lost its occult properties.

Ten li from the town, there was the Cave of Burning Clouds, with rocks in twisted jagged and most irregular formations, like the rock paintings of the "Woodcutter of Yellow Stork Hill,"<sup>5</sup> but the whole thing

<sup>4</sup> The great bandit chief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

<sup>5</sup> Pen name of a Yüan Painter, Wang Meng.

有巡檢署。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景宛然。黃山僅見其脚，惜未一瞻面目。

績溪城處于萬山之中，彈丸小邑，民情淳樸。近城有石鏡山。由山彎中曲折一里許，懸崖急湍濕翠欲滴。漸高，至山腰，有一方石亭，四面皆陡壁。亭左石削如屏，青色，光潤可鑑人形。俗傳能照前生；黃巢至此，照為猿猴形，縱火焚之，故不復現。

離城十里有火雲洞天，石紋盤結，凹凸巉巖，如黃鶴山樵筆意，而

was in a sort of jumble without any plan or purpose. The rocks of the cave were of a deep livid colour, with a very nice and quiet temple by its side. Once I was invited to dine there by a salt merchant called Ch'eng Hsüku. We were eating some mant'ou with stuffing of mince-meat and an acolyte was watching us eating with wide open eyes, which induced me to give him four pieces. As we were leaving, we gave him two foreign dollars as tips, but the monk did not know what they were and would not accept them. I told him that one such dollar could be exchanged for over seven hundred cash, but the monk still declined to accept them on the ground that he could not exchange them in the neighbourhood. Then we got together six hundred cash and gave them to the monk, which he gladly received. It happened that I went there some days later with some of my friends, bringing along a basket of eatables. The old monk told me that the acolyte had developed diarrhoea after we had left, that he did not know what we had given him to eat and that we should refrain from doing any such thing hereafter. It seemed then unfortunately true that a vegetarian stomach cannot hold non-vegetarian food. And I said to my friends, "It seems that a monk ought to stay in a secluded place like this completely shut out from the world, in order to achieve true peace of mind. The monks at Huch'iu Hill, at my native place [Hangchow], for instance, see nothing except handsome boys and pretty Sing-song girls all day. They hear nothing but string instruments and the flute and singing, and smell nothing by excellent wine and delicious dishes. How could they forget the life of the senses and live like dried-up logs?"

(To be continued)

雜亂無章。洞石皆深絳色。傍有一庵甚幽靜。鹽商程虛谷曾招游，設宴於此。席中有肉饅頭，小沙彌眈眈旁視，授以四枚。臨行以番銀二圓爲酬。山僧不識，推不受。告以一枚可易青錢七百餘文。僧以近無易處，仍不受。乃攢湊青蚨六百文付之，始欣然作謝。他日余邀同人攜榼再往。老僧囑曰，曩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瀉，今勿再與。』可知藜藿之腹不受肉味，良可歎也。余謂同人曰，『作和尚者必居此等僻地，終身不見不聞，或可修真養靜。若吾鄉之虎邱山，終日目所見者妖童豔妓耳，所聽者絃索笙歌，鼻所聞者佳餚美酒，安得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哉！』

(待續)



# 西書精華

——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

## 居 里 夫 人

黃嘉音

MADAME CURIE

——Eve Curie 原著, Vincent Sheean 英譯。一九三七年紐約 Doubleday, Doran Co., Inc. 出版。——

本書原著者伊芙居里，就是居里夫婦的次女。她寫道：『我母親的故事，這麼像個神話，那稍加修飾簡直是一種罪過。我所說的軼事沒有一件不是我曉得其為真確的，連衣服的顏色都不加捏造。所說的都是事實，所講的話都是實在說過的。我希望讀者會感覺到瑪麗的性格比她的工作或她的生活更希有：堅定不移的性格；非聲譽或困難所能改變的純潔的靈魂。愛因斯坦說：「在所有的名人中，瑪麗是唯一沒被聲譽所腐化的。」』

本書在美國出版以後，立刻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一直到現在還是一本銷路最好的書。

西風第二期有不屈不撓的居里夫人一文，讀者可以參閱。——嘉音

## 忍饑挨餓的苦學生

在一八九一年的秋天，巴黎大學來了一位波蘭的女移民，名叫瑪麗·史格羅采美斯佳 (Marie Sklodowska)，很興奮地在科學科上註冊了。

男學生在遇到這位板臉怕羞，衣着質樸的女子時，總是問道：『這是誰呀？』可是答案總是很模糊的：『是一個名字莫名其妙的外國人。她在上物理學的時候，總是坐在第一排的。』男學生總是目送她那靈巧的體態，然後說：『美好的頭髮！』

可是男學生對她一點也不感到興趣。她埋首於科學的研究，工作得像患熱病似的。她一分鐘不讀書，就是損失了一分鐘。

瑪麗·史格羅采美斯佳太怕難為情了，不敢去和法國人做朋友，她總是藏身於巴黎的拉丁區中，和她的同胞混在一起，在那裏造成了一個自由波蘭的小島。她在那裏的生活，是和僧侶一樣簡單的，祇是專心從事鑽研。她的收入每個月祇有四十盧布，一部份是她在波蘭做女教師時自己所省下來的，還有一部份是她的父親——一位無名而淵博的數學教師——所能寄來的少量的錢。在這每天三法郎的款項中，她得付房租，膳費，

做衣服和大學裏的費用。

她故意限止課外分心的事，也不赴友誼的會，替自己造成一種堅苦卓絕的古怪非人的生活。瑪麗不會承認自己能忍寒挨餓。爲要省得買煤起見，她往往疏忽着不去起那小火爐。她一直寫着數字與公式，沒注意到自己的手指僵硬麻木，肩頭在發抖了。有一個時候，她幾星期祇吃抹牛油的麵包和茶，不吃旁的東西。當她要大吃一頓的時候，她就去買兩只蛋，或是一塊朱古力糖或是一些水果。

這個在幾個月前離開華沙的活潑強健的女子，因爲這些食物的緣故，終於很快地變成貧血了。當她從桌邊站起來時，她往往覺得頭上團團轉。她一到牀上就失去知覺了。這時候她總是問自己怎麼會暈過去；她總以爲自己是病了，她痛恨她的疾病，和痛恨其他會妨礙她的工作的事情一樣。在這種時候，她從來沒想到她唯一的病就是飢餓。

## 獻身科學的有情人

瑪麗是把愛情算在她的生活計劃以外的。爲了專心致力於科學的研究，她到二十六歲的時候，還緊緊地抓住獨立的生

活。

這時庇爾·居禮 (Pierre Curie) 來了。他是一位法國的天才科學家，把身體和靈魂都供獻在科學研究上，已經三十五歲了，可是還沒有結婚。他是頎長的，有着一雙感覺靈敏的手，一叢粗鬍子，和一種罕見的聰慧出衆的表情。

他們是於一八九四年在實驗室中初次見面的，立刻的同情使他們接近起來。庇爾·居里發覺這位沉默寡言的史格羅 朵美斯佳小姐實在是一位可驚的人物。用專門的詞語和複什的公式去對一位年青可愛的女人談話，這是一件多希奇的事……這是多甜蜜啊！

庇爾看着瑪麗那灰金色的頭髮，她那高凸的頭額，和她那已經被實驗室中的酸質所沾染的雙手。他爲她的姿色而心神不定了。

庇爾·居里想和這女孩子做朋友。他問她可容許他來探望她。她以親善而嚴謹的態度，在她的小房間裏接待他。庇爾的心深受這種窮困的景况所打擊了，可是對於人物與背景的微妙的配稱，也不能不加以稱許。瑪麗穿着舊的衣服，她那熱情偏

強的容貌，在那幾乎一無所有的屋頂閣樓中從來沒有比這個再美的時候了。叫他沉醉的不僅是她的獻身於工作，還有她的勇氣與高尚。這位美好的少女有着偉大人物的性格與天賦。

過了幾個月，庇爾·居里向瑪麗求婚。可是在史格羅 朵美斯佳小姐看來，和一個法國人結婚，永久離開她的家庭，放棄她那親愛的被壓迫的波蘭，似乎是一種可怕的背叛行爲。過了十個月，這位倔強的波蘭女郎才算接受結婚的意思。

#### 窮 中 取 樂 的 同 居

他們同居的第一天，庇爾和瑪麗騎着以賀儀所買的自由車，遨遊於法國島之上。他們吃麵包，奶酪，和水菓當午餐，冒險住在無名的小旅館中，以踏幾千下自由車，與花幾法郎去住鄉間房屋的代價，取得迷人的悠長晝夜獨處的奢侈。

冰川路二十四號這對青年夫婦同居的小房子，是特別缺乏舒適的設備的，他們拒絕庇爾的父親要送給他們的傢具。瑪麗沒有時間可以拂拭這種傢具。那空無長物的四壁，祇安置着書籍，兩隻椅子，和一隻白木桌。桌子上擺着物理學的論文，一盞火油燈，一束鮮花，沒有旁的。臉皮最厚的不速之客，看見這兩隻

椅子，因為沒有位子可坐，祇好逃之唯恐不及了。

他們結婚的第二年，與第一年所不同的，祇是瑪麗的健康狀態，因為她這時已經懷孕了。居里夫人曾經想要一個孩子，可是身體病得不能站在機械前面研究『鋼鐵的磁化』，這未免叫她感到困惱。

大家也許以為庇爾爲了保全瑪麗的健康起見，會軟化下來，和瑪麗共度安靜的夏日罷；可是並不。這對夫婦像不懂事的瘋子似的，在她懷八個月的時候，竟騎着自由車一同到勃利斯(Brest)去，和平時走同樣長的路。瑪麗說她並不感到疲乏，庇爾彷彿也以爲她是一位超乎自然以上的人物，能够逃避人類的法則。

不久，這位年青的妻子，終於被迫回到巴黎去，她在那裏生了一個美麗女兒，名叫愛蓮(Irene)，是一個未來的諾貝爾獎金得獎者。

在家庭與科學事業之中，選擇一件，這一點瑪麗連想都沒有想到。她管家，替她的女嬰孩沐浴，烹調，同時還在一間破陋的實驗室中繼續工作着——向現代科學最重要的發現做去。

### 潛心工作的成績

到一八九七年年底，瑪麗活動的成績，已經有兩個大學學位，一筆研究金，和一篇『鍊鋼之磁化』的論文了。第二個目標是博士學位。瑪麗一方面尋找一個研究的計劃，希望能得到博士學位，一方面却被法科學家培格萊爾(Henri Becquerel)新發表的論文所吸引去了。培格萊爾發現鈾鹽不暴露在光線底下，也會自動發射一種不明性質的光線。把鈾的化學物，擺在由黑紙包圍着的像片上，會透過黑紙而在像片上印着一個影子。這種現象還是初次發現的，瑪麗後來把這種現象稱爲輻射能，可是這種輻射的性質與來源大家還是莫明其妙。

居里夫婦醉心於培格萊爾的發現。他們終於在庇爾教書的物理學校裏一間小貯藏室中進行研究了。這簡陋的實驗室中的氣溫，對於靈敏的器械是不利的，而對於瑪麗的身體也不怎麼好。可是他們管不到這些。當她冷的時候，她就用力把溫度寫在簿子上，以爲復仇。

瑪麗潛心研究，後來發現另外一種鈾的化學物，也有同樣自動輻射光線的作用，不但如此，她還發覺輻射能比平常應有

的還要強！這種變態的輻射能力到底是從那兒來的呢？祇有一種解釋：就是那些金屬物中一定含有少量輻射力比鈾或釷更大的化學物。這究竟是甚麼東西呢？瑪麗在實驗的過程中，把所有知名的化學元素都檢驗過了。瑪麗以大思想家的胆量來答覆這疑問，她的結論是說：這些金屬物中，一定含有一種尚未發現的有輻射力的化學元素。

在瑪麗實驗的過程中，庇爾·居里總是很感興趣地密切注意着其進展，現在他爲要幫助妻子的實驗起見，竟放棄了自己的實驗了。現在有兩個腦袋和四隻手，在那潮濕的小實驗室中，尋找着一種無名的元素。他們終於開始這將有八年歷史的合作實驗，直到後來才被一齣意外的慘劇所破壞。

瑪麗和庇爾耐心地孜孜於工作，研究瀝青鈾礦中各種原素的輻射能。結果不但發現一種，而且發現兩種新元素了。在一八九八年七月裏，他們宣佈發現一種新元素。瑪麗把這元素叫做“Polonium”（鏷），來紀念她所親愛的祖國波蘭。在同年十二月，居里夫婦又宣佈在瀝青鈾礦中發現了一種新元素，他們稱之爲鐳。他們以爲鐳的輻射力是很強的。

### 推翻了科學的理論

鐳的特性把科學家相信了幾百年的基本理論都推翻了。物理學家對於這個發現，都抱着保留的態度。化學家的態度更爽直了。從定義上講，化學家祇有在看得見，檢驗得到，滲上酸質，決定其原子量的時候，才相信一種新元素的存在。

世界上還沒有人看見過鐳。沒有人曉得其原子量。居里夫婦爲要證實鏷與鐳的存在起見，又苦苦地工作了四年。

瀝青鈾礦中含有鏷與鐳，可是瀝青鈾礦是一種很貴的礦石。這種礦石是在波希美亞（Bohemia）聖喬金沙（St. Joachimsthal）礦中探出鈾鹽，以爲製造玻璃之用的。據居里夫婦推測，瀝青鈾礦雖然把鈾採去，鏷與鐳應該還是原封不動的。於是他們就從奧國政府請得一噸瀝青鈾礦的殘基來研究。

他們的實驗室是瑪麗初次做實驗的小房間附近的一間破屋子裏。這屋子原來是醫學院做解剖用的，現在連放屍首都不配了。房子裏沒有地板，祇有幾隻破舊的櫥房桌子，一塊黑板，和一座舊的生鐵火爐。這破屋子夏天悶熱得像玻璃花棚，冬天就是把火爐燒得白熱，還是有一個冰帶。後來瑪麗寫道：『可是，

我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却是花費在這破舊的屋中的我們完全委身於工作。」

他們在這里不分晝夜地專心工作着，從一八九八年一直做到一九〇二年，從來不灰心餒氣。一九〇二年，在居里夫婦宣佈鏷的存在後四十五個月，瑪麗終於以超人的倔強，獲得最後的勝利了：她終於鍊出了一公釐的純鏷，並決定其原子量了。化學家們祇好低心下首地承認事實了。鏷就此正式存在。

#### 貧富間的兩條路

奇怪的鏷純鏷原來是一種鹽似的白粉。可是鏷的特性真是驚人。鏷的輻射力比甚麼都強，比鈾強兩百萬倍。那光線連最硬最不透明的東西都透得過。祇有厚鉛能夠阻止它。

鏷是極有用的東西，它竟成爲人類與毒瘤作戰的利器了。各國都有鍊鏷的計劃，尤其是比利時和美國。可是各國的工程師都不曉得鍊鏷的秘密。

一個星期日早晨，庇爾接到一封美國技術專家的來信，說想在美國進行鍊鏷，要求把方法與手續告訴他們。庇爾讀完了信，告訴瑪麗說：「我們有兩條路可走。我們可把我們研究的結

果，全部公開，包括鍛鍊的方法在內……」

瑪麗低聲地說：「是，自然。」

庇爾繼續下去說：「不然的話，我們可以把自已看做所有人，鏷的「發明者」，把鍊鏷青鈾鏷的技術註冊專利了，叫全世界製鏷的權利都歸我們。」

瑪麗思索了幾秒鐘，然後說：「那是不可能的。這是違反科學精神了。」

庇爾帶着笑說：「我們也可以有一間好好的實驗室。」

可是瑪麗幾乎立刻加以拒絕了。她說：「物理學家總是把他們的研究全部發表的。假使我們所發現的東西可以掙錢，那也不過是一種意外的遭遇而已，我們不應該利用之以贏利。而且，鏷是要被利用於治病的……我們不能利用這一點。」

她並不想勸服她的丈夫，她以爲他是爲審慎起見才提起專利的。她所說的那些充滿着自信的話表現了他們兩人的意見，這是他們對於科學家的責任所抱的概念。

庇爾似乎是在解決無關緊要的問題似地，接着說：「那麼，我今晚就寫信給那些美國的工程師，把他們所問的手續告訴

他們。」

這星期日早晨的小談話後一刻鐘，庇爾和瑪麗又騎着他們所愛的自由車，向樹林裏踏去了。他們已經在窮困與發財之間，永遠選定一條路走了。當晚他們很疲乏地回來，滿臂是葉子與野花。

### 天才科學家的敵人

在一九〇三年六月，英國皇家學院正式邀請庇爾到倫敦去演講鐳的問題。接着宴會的請帖雪片飛來，因為全倫敦都想見見鐳的父母。

居里夫婦很不自在地容忍了幾天，然後回到那破舊的屋子裏去。可是英國人對於他們所稱讚的人是很忠心的。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倫敦皇家學院以最高的榮譽送給庇爾和瑪麗，贈他們以台維獎牌。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日，瑞典的科學院宣佈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由培格萊爾與居里夫婦合得，獎勵他們的發現輻射能。

得到諾貝爾獎金就是得到七萬金法郎，而且接受諾貝爾

獎金也並不「違反科學精神。」這是減輕庇爾教書鐘點的好機會，也可以挽救他的身體。當這張支票付款的時候，他們拿這些錢去購買禮物，並借款與庇爾的兄弟與瑪麗的姊妹，捐助科學會，送波蘭學生與瑪麗的童年朋友以禮物。

瑪麗也在她們的小屋中設置了一間「新式的」浴室，同時在一間房間裏貼上新壁紙。可是她從來沒想到要買一頂新帽子來表示慶祝。她雖然堅持着要庇爾離開物理學校，可是自己却繼續在教書。

他們成名了以後，電報疊滿一大桌，報紙上發表了幾千篇文章，幾百人來要簽名或要照片，還有發明家所寫的信，關於鐳的詩。甚至有一位美國人寫信來問可否讓他把一匹馬名為瑪麗。

可是居里夫婦與大眾之間永遠有一種誤會分隔着。這時候他們恐怕，是到了一生最悲哀的時候了！因為他們的使命還沒有完成；他們祇想工作。可是聲譽不管庇爾與瑪麗正在掙扎着的前途。聲譽盡力抓住偉大的人物，企圖阻歇他們的進步。

輻射能學雖還在幼稚時期，可是諾貝爾獎金的發表，已使

數百萬的民衆認之爲一偉大的成就；他們忙着去侵犯這對神話式的夫婦的私生活。這種熱烈的崇拜，剝奪了居里夫婦唯一所要保存的東西：默想與沉靜。

一九〇四年的春天，瑪麗寫道：

……總是有人來騷擾。人們盡力叫我們沒法子工作。現在我決定要勇敢了，我不接待賓客了——可是他們還是照樣騷擾我。我們的生活已經完全被榮譽與聲名所破壞了……我們和平與勤勞的生活，已經全部解體了。

瑪麗尤其因此而遭受痛苦。她既不喜歡親熱，也不喜歡機械式的友誼，勉強的嚴肅，或是誇張的謙恭有禮。她不懂怎樣做名人。當衆人好奇的眼光盯住她時，就有一陣不可抗拒的怯懦之感，凝住她的心。

有一次，當居里夫婦在愛麗絲宮（Elysée Palace）赴法國總統盧貝（Loubet）夫婦的盛宴時，盧貝夫人問瑪麗道：『你喜歡我把你介紹給希臘王嗎？』

瑪麗天真而有禮地老實回答道：『我想沒有甚麼用處。』接着她看出盧貝夫人的驚異，才紅着臉趕快說：『可是——可

是——自然的，你喜歡我怎樣就怎樣。悉聽尊裁便了。』

聲譽對於居里夫婦，雖有害處，可是也不無其利益：他們做起教授來了，他們有實驗室了，他們有合作的人了，他們有信譽了。

#### 熱切恩愛的夫妻

當一九〇四年第二次要分娩的時候，瑪麗是疲乏到了極點。分娩時是長期的痛苦。最後在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六日，一個肥胖的嬰兒出世了。是另外一位女兒伊芙（按即本書作者——譯者註）頭上長着蓬鬆的黑髮。

瑪麗不久又是教書又進實驗室去了。這對夫婦是從來不參加社交的。可是他們也不能一直逃避爲外國科學家而設的正式宴會。在這種宴會裏，庇爾總是穿着他那件發亮的燕尾服，瑪麗也總是穿着她那黑紗製成的唯一的夜禮服。這件夜禮服是由裁縫翻了再翻的。在神氣活現的貴婦看來，簡直是可憐的東西，可是穿在瑪麗身上，適足以表現其性格與魅力。

一九〇五年七月三日，庇爾·居里才算進科學院，巴黎大學也請他做物理學教授了，可是還沒有一間好好的實驗室。瑪



麗忍苦耐勞地再工作了八年，才算建立了一間像樣的輻射能實驗室。可是這間企盼了好久的實驗室，庇爾却從來沒有看見，這在瑪麗始終是一件遺憾的事。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四日，庇爾寫道：

居里夫人和我在工作着，要決定鐳的準確發射量。這看起來也許好像是一件的單的事。可是我們試驗了好幾個月，現在才開始得到靠得住的結果。

庇爾在他去世前五天所寫的這些字，表現了他們的配合的美麗與要素，這個配合是一直很美滿的。每次工作的進步，每次的失敗與勝利，都使這對夫妻益形密切。這兩位資格平等的人，互相愛慕，從不妒忌，他們有着一種工作者的友愛精神，這恐怕就是他們互相熱愛的最佳表示了。

### 生命的摧殘與浩劫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四下午兩點半的時候，庇爾與科學院的教授一起午膳完畢，道別出去，外面正在下大雨。在企圖跨越杜芬路（rue Dauphine）的時候，庇爾心不在焉地從一輛馬車後走出，正擋住一輛載貨大馬車的前面。他猝不及

防，嚇了一跳，想要抓住馬的胸部，可是馬胸却突然往後一退。庇爾在那潮濕的路上滑倒了。車夫想要收韁停馬，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那輛笨重的六噸貨車，又向前拖了好幾碼。左輪把那軟弱的阻礙物壓壞。瞬息之間，庇爾的生命已經了結了。當警察把屍首收拾了去時，體上尚有微溫。

二點鐘的時候，快樂活潑的瑪麗，出現在她家的門口。她發見有人來探訪，她由他們那種過分敬畏的態度，模糊地察覺哀憐的意思。她曉得有甚麼事故發生了。當他們把事實經過說給瑪麗聽時，她動也不動。經過了長期與憔悴的沉默以後，她的嘴唇終於動起來了：

「庇爾死了嗎？死了嗎？絕對地死了嗎？」

從她意識到「庇爾死了」這幾個字的時候起，她成爲一個可憐的無法可施的孤獨婦人了。

她以幾句簡潔的話，要求把庇爾的屍體送回家來。她請一位朋友看顧愛蓮；她打了一通簡單的電報給住在華沙的父親。接着她走到那潮濕的花園裏去，坐下，頭部支在手中，眼睛睜視而無睹。她聳了，她啞了，她無精打采了，她在恭候着她的伴侶。

昇床慢慢地痛楚地擠過那狹窄的門戶。屍體放在樓下一間房間裏。瑪麗獨自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她吻着他的臉，他那癱軟的身體，幾乎還有微溫。當尸體裝化時候，她被強迫到另外一間房間裏去。她好像無意識地順從了，接着她突然以為這種最後一面的機會不應被剝奪了，於是她趕回來，抱住庇爾的遺體。

葬禮完畢以後，政府正式提議以國家的撫卹金賜與庇爾居里的寡婦與孤兒。可是瑪麗堅決地拒絕了，她表現着她向來的勇氣說：『我不要撫卹金。我還够年青，可以替我自己和我的女兒謀生。』

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三日，科學院校務會議一致表決請瑪麗到巴黎大學代替庇爾的職位。法國高等教育的教席由婦女來担任，這是第一次。

當她在巴黎大學出席演講的頭一天，那小小的演講廳擠滿了人，擠到甬道上，擠到外面的方場上去。大家都引領盼望居里夫人的來到。這位新教授的第一句要講甚麼呢？她要感謝部長嗎？感謝學校嗎？她要提起庇爾·居里嗎？是的，無疑地：向來的習慣是宣說對於前人的讚語。

一點半了。背後的門開了，瑪麗居里在掌聲雷動中走到位子上去。她低下頭。這是一種枯燥的小動作，算是行禮。瑪麗站着，等着掌聲的停止。掌聲突然停住了。

瑪麗向前直望着，說：『我們檢閱過去十年中物理學的進展，我們對於電氣與物質方面的進步，就會感到驚異……』  
居里夫人正從庇爾·居里沒有說完的那一句話，接上去說。在座的人都淚湧上眶，流到臉上去。

瑪麗勇往直前地講完，像進來的時候那樣快地從那小門出去。

#### 國際的榮譽與功績

居里夫人個人的聲譽，像火箭似地亂射。外國的獎狀與榮譽，成打地送來。她雖因一票之差，未中選為科學院會員，可是在一九一一年，瑞典把諾貝爾化學獎金送給她了。不論男女，從來沒有一個被認為有資格接受這獎金兩次的。

巴黎大學和巴士德學院(Pasteur Institute)聯合建立鐳學院，包括兩部份：一部是輻射能實驗室，由瑪麗·居里親自來不照樣做。她的血液是變態的。因為三十五年來，居里夫人

指導；另一部是生物學研究和治療毒瘡的實驗室，由一位著名的醫生主持。瑪麗不顧家人的勸告，把一公分的鐳送給那實驗室，這一公分的鐳，價值在百萬金佛郎以上，是她和庇爾所親手鍊製的。直到她死的時候，這實驗室始終是她的生存中心。

歐戰爆發的時候，瑪麗專心為其第二祖國服務。她看見醫院缺少愛克斯光的設備，傷兵身上傷處的彈片與子彈，都沒有法子找出。於是她就開始搜集愛克斯光器械，設立了許多『幅射處』，並以法國婦女協會的捐款建造第一輛『幅射車』。後來這種車增加到二十輛，在前線服務，被稱為『小居里』。瑪麗所設置的『幅射室』計兩百間。受惠的傷兵達百萬名以上。

#### 兩次送鐳 兩度訪美

一九二〇年，美國的婦女捐款十萬美金，買一公分的鐳送給瑪麗·居里，並請她到美國去。

瑪麗起初躊躇着，可是終於為那好意所感動了，於是克服了恐懼，在五十四歲的時候，初次接受正式旅行的邀請。

當瑪麗要在紐約的碼頭登陸的時候，大隊歡迎的羣衆，等候了五小時。美國各大學都請她演講，紛紛把榮譽學位贈與她。

美國人以宗教的熱誠來歡迎她。美國人對於她那求知服務的精神，與輕財重義的人生態度，大加贊美。她因為日夜奔波忙碌，身體不支，終於由醫生的勸告，回到法國去。

此後居里夫人時常被請去演講，出席科學會議，列席大學畢業典禮，並到各國首都去旅行，到處受盛大的歡迎。

華沙由民衆的踴躍捐募，也建立了一所鐳學院，名叫瑪麗·史格洛采美斯佳·居里學院。美國的婦女完成了一件新的奇蹟，又捐款購買一公分的鐳送給華沙的鐳學院，這是美國送給居里夫人的第二公分的鐳了。一九二九年十月，瑪麗再度到紐約去，以波蘭的名義向美國致謝。她是胡佛總統的上賓，在白宫中住了許多天。

#### 為科學犧牲性命

直到生命的終了，瑪麗還是繼續以她所特有的迅速與輕率的態度工作着。在做實驗的時候，她總是吩咐學生要小心，用鉗子去拿擺着幅射物的試驗管，用鉛製的東西去抵住有害的幅射光，不要去碰沒有蓋着的試驗管，可是她自己却從來不這樣做。根據鐳學院的規則，每個人都得受血液檢驗，可是她却從

直在製鏢，一直在呼吸着鏢所放射的東西。在歐戰的四年中，她受愛克斯光的照射，這是更有害的。可是和她所經過的冒險比較起來，血液的略為敗壞，手上的灼痛，終於不能算是甚麼嚴重的體罰啊！

瑪麗對於開始煩擾她的微熱，並不十分注意。可是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她因患流行性感胃臥牀以後，永遠不再離牀了。當最後這健壯的心房停止跳動以後，科學就宣佈其判決詞了。那些變態的病徵，那奇怪的，未之前有的血液試驗，宣佈真兇手為鏢。

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沒有演說也沒有行列，沒有政治家也沒有官員在場，居里夫人謙恭地在死人之域中就位了。她在親戚、朋友和敬愛她的同事面前，被葬在西屋斯（Sceaux）的墓地上。在庇爾的身旁。

美國某小邑監獄，逃脫一犯，該處警察局長，立將那個逃犯所拍不同姿勢的照相六張，寄與鄰邑的警察局長。數小時後，他接着回電說：

『其中五犯已獲，預料數小時內，第六名亦可就逮。』

（勃仁）

## 名人傳語

楊彥蛟譯

思想不是人的天賦能力之一，而是一種疾病的產物，像病時的高溫度一樣。——Bertrand Russell

世間有三樣東西，不能讓一個男人好好的就在家裏：烟霧，廚房裏滴下的油脂和一個壞老婆。——Pope Innocent III

世間有三種動物，看他們好像要來了，其實是去了：看他們走了，其實是來了：外交家，女人，和蟹。——John Hay  
獨裁是成熟了的自大。——Douglas Jenold

冷靜是報仇之母。——Alfieri

『忍耐』是『希望』的藝術。——Vanvenargues

嘲笑獸子是多餘的事。——Gifford

美麗的自然界是最惱人的東西。——Jane Welsh

Carlyle

利益是工作的副產物，快樂才是他的主要產物。——

Henry Ford

假如由你選擇的話，你願意每天工作八小時，到四十五歲即可得養老金呢？還是願意每天工作四小時，而一直做到七十歲？請你別回答我！去和尊夫人商議商議吧。——

蕭伯納

# 西風信箱

進 退 維 谷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在兒時，我的父母替我代定了一項婚約，對方是一位不相識的鄉下女子，我至今還沒法知道她的性情及其他一切。這項婚約，我自然是反對的（這種盲目的婚姻，無異是拿終身的幸福去碰運氣！）不過我不會露過聲色，以免事情弄僵；我只暗暗地抱定一個宗旨：努力求學，期能早日經濟獨立。俟達到法定年齡，婚事可以自主時，再申明此項婚約無效；所以平時只說自己已不願早婚。

今年，我還只有十九歲；而父親最近已答允了我岳家擇定的婚期。這個『成命』是勢所不能『收回』。

的。但我決不能屈服；屈服了，則等於『木已成舟』，那更是無法挽救！

我想『出走』，但一走就得犧牲目前的職業，際此『人浮於事』的年頭，一個高小畢業的青年，要找事做，真是談何容易！

眼見婚期逼近，我這時真是進退維谷，焦慮萬分，懇希速賜指針！此詢

編安！

歧路人敬上

歧路人先生：

你反對『盲目的婚姻』，這志向是好的。可是你對於這件終身大事的處置與態度，並不完全對。

比方說，你反對這項婚約的原因，似乎祇是因為『對方是一位不相識的鄉下女子』，以及你『至今還沒法知道她的性情及其他的一切』。其實『鄉下女子』是不足為病的，不相識也可以想法子去跟她

相識。至『於她的性情及其他的一切』能夠直接看出當然很好，不然間接上當也有法子打聽，總不至於『毫無辦法』的吧。

你『不會露過聲色』以為如此一來可以不至把『事情弄僵』，其實結果反而把事情弄僵了。因為你的父母和對方的人，都會以為你是默認了。所以這也可說是你的失策之處。

『決裂』是不得已的辦法，『出走』祇有使事態擴大與嚴重，這些都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並不能在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以為：你假如另有意中人，不妨提出與父母及對方從長計議；假如沒有的話，事情就比較簡單了。婚姻能夠絕對自主，能夠在經濟獨立的時候再結婚，固然是再好沒有的事，可是各人情境不同，現在事情既然進行到這種地步，我們以為你假如以為婚期太

早，可以提出理由，與家人商議；同時你要調查對方的一切。對方雖是『鄉下女子』，可是未必就不是一位好女子。假如對方不是你所滿意的（注意：在斷定滿意與否的時候，應該以事實及客觀情形來做標準，不可把標準提得太高，當然也是不能太低的。）那麼你應該堅決反對。假如能滿意的話，那麼讓這塊木頭成一隻船不是很好嗎？

你還可以提出要求，在結婚以前先與對方認識，這種最低限度的合理要求，是應該可以達到目的的。你假如不去調查對方，便抹煞一切地去反對，那你不是在『反對盲目的婚姻』，而是在『盲目地反對婚姻』了。要記住：世界上任何一位女子與任何一位男子配合的可能性，是較大於配合的不可能性的。所以，你應該堅持，可是不應當過分堅持，一切以合理為上。敬祝幸福。

## 介紹幾本性教育的書籍

親愛的讀者：

自從西風第二十期四月號的信箱欄裏刊載了白蒂克女士的來信以後，我們曾經接到不少響應的信，表示同情，同時要我們把介紹給白女士的關於性教育方面的書目，抄一份寄給他們。

無疑地，寫這些信的讀者，多少也是因為缺少正常的性智識，所以也過着『坐臥不安的生活』的青年。他們的來信充滿了青年的熱情，信仰，與企盼，叫我們實在無法拒絕他們合理而正當的請求。有一位說：他看了白女士的信以後，『心裏感到萬二分的興奮和同情』又說，一般人士對於性的問題『守口如瓶』『在這種抹殺一切的屠刀之下，不知傷害了幾許有為的青年，這是多麼悲痛的事情啊！』還有一位說他看了白蒂克女士的信以後，『不覺也有同病相憐之感』他說他的『病』也許還比白女士厲害一點，『爲甚麼呢？』他說：『因爲我新近便

將結婚了。』

我們看了這些信以後，除了表示同情以外，還有一種哭笑不得之感。在現代的社會中，科學這麼發達了，社會這麼進步了，我們却疏忽了一個人生基本的性教育問題，把一班青年蒙在封建氣息的鼓裏，隨他們去盲人騎瞎馬，橫衝直撞！我們試用冷靜而客觀的眼光，來觀察這個社會與這個世界，我們就可以看出這是一齣多麼沉痛而可笑的悲劇！

據我們看來，性教育是一種『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東西。性教育這問題本身是不很容易處理的。可是我們也以爲這齣沉痛而可笑的悲劇，是不必在我們的社會上永久扮演下去的。由我們這一代青年的共同努力，我們可以在短短的時期內，把後代的青年從封建的鼓裏解放出來。

我們想像除了寫信給我們的讀者以外，還有不少青年，壯年，甚至老年，需要這一張『性教育書目』。因此爲普及，也爲一勞常逸（不敢說『永』）計，我們特地去搜集了一些關於性教育方面的書籍，把其中值得一讀的，加以介紹，也算是一個對來函讀者的總答覆。當然，同人耳目未週，遺漏在所難免，我們希

望讀者能隨時賜予補正。

以下這個書目，分爲兩部。前部的書，是我們認爲好的，以爲適合一般人讀的；後部的書，比較專門，算是做參考用的。書名上的\*點的多少，表示我們對於這本書的印象與評價！

西風信箱編輯部選：性教育書目

書名 著譯者 出版者 定價

\*\*\*性與青年 艾迪博士著 青年協會 二角

這本書討論普通一般的青年與性的問題，態度純正，內容極好，譯筆流暢，希望每個青年都看。

\*\*\*性生活的控制 魏善海著 青年協會 五角

指導青年以對性及婚姻的態度，人人必讀。

\*\*\*性的教育 露理士著 青年協會 七角

這本書比較偏重於性教育問題的研究與探討方面，譯筆流暢忠實，是父母與教師很好的參考材料，青年也可一讀。

書名 著譯者 出版者 定價

\*\*\*健康的性生活的 朗夫人著 博濟醫學會 六角

告訴你性交是甚麼一回事，指導性的技術，是「新婚夫婦幸福之南針」。每個未婚而將近結婚的男女青年都該一讀。

\*\*\*女子應有的智識 山額夫人著 商務 三角

談論女子身心的發展，以及性的生理衛生，真是「女子應有的智識」。

\*\*\*女子之性的智識 維廉魯濱孫著 商務 二角

與前書大同小異，可是較偏重於生理與性病方面。末章「妊娠及分娩的限制」所舉出的十例，凡是愛讀西風者都會愛讀。

\*\*\*性的知識 魯濱遜著 開明 五分

分男女兩部，包括前書在內。購本書即不必購前書。



| 書名               | 著譯者                                   | 出版者  | 定價  |
|------------------|---------------------------------------|------|-----|
| 性教育指南            | 夏南著<br>杜佐周譯<br>錢亦石                    | 中華   | 五角  |
| 青年男女都該看看         | 是性教育的趣味小品，以講故事及談話形式出之。做父母的以及青年男女都該看看。 |      |     |
| 男青年性問題           | 蓄耳茲著<br>楊銘鼎譯                          | 中華   | 三角半 |
| 討論男子性的健康，偏重性病方面。 |                                       |      |     |
| 性之生理             | 罕巴達著<br>朱建霞譯<br>周建人校                  | 商務   | 三角  |
| 參 考 書 籍          |                                       |      |     |
| 性的道德             | 露理士著<br>潘光旦譯                          | 青年協會 | 六角  |
| 性的教育             | 董任堅著<br>潘光旦校                          | 兒童書局 | 二角  |
| 是給做父母者看的。        |                                       |      |     |

| 書名   | 著譯者          | 出版者  | 定價 |
|--|--------------|------|----|
| 發情時期之教育的研究   | 謝澤如著<br>黃敬思校 | 兒童書局 | 四角 |
| 性教育法   | 楊冠雄著         | 黎明   | 八角 |
| 從教育立場說話  |              |      |    |
| 性教育  | 周建人著         | 商務   | 二角 |
| 我們為讀者的方便起見，已經特約西風代辦部替讀者服務，代辦以上所介紹的書。關於代辦的辦法，請參閱三七五面代辦部的廣告。 |              |      |    |
| 末了，在閱讀性教育方面的書籍之時，最好能『努力屏絕邪念，抱着最純潔，最客觀的求知態度。』               |              |      |    |
| 西風信箱編輯部  |              |      |    |

『西風精華』第一冊即將出版  
★詳情見四二二面廣告



## 徵文當選

### 家庭悲劇的主角

張攀格

——我所見之低能兒——

她的  
家庭

阿蘭姊是我的遠房堂姊，今年三十一歲了。生長在甯波一個小鎮裏，那裏的一切，都還籠罩在封建色彩之下。她的祖上都很聰明能幹。她的父親是族裏的族長，年六十二歲，爲人和藹可親，做事精明而有見解，鎮上的人都很敬愛他。可是他有一副怪脾氣，就是遇到什麼事情，總得問長問短，知道了究竟才肯放手。她的母親賢明極了，又聰明又勤儉。聽說她出嫁時的繡花，極被讚許，是鎮上希有的傑作。家務處理得井井然，性極好勝，凡事都要勝過人家。爲了阿蘭姊，她不知流過多少次痛心的淚。阿蘭姊

有二兄一弟，都已子女成行。她的大哥在家幫父親管理田地雜務，其餘二位在上海經商。

悲劇  
主角

阿蘭姊的家庭是一個大家庭，聚居在祖上傳下來的老屋裏，家境還算富裕，全家共有二十來人。在這樣一個大家庭裏，難免不發生糾紛。孩子們的嬉戲爭吵，自然是常有的事。可是在這個家庭裏，阿蘭姊成爲悲劇的主角了。母親總是愛兒女的。譬如阿蘭姊惹了什麼禍，伯母總免不了要替她辯護一下。嫂嫂弟媳們呢，對於這位癡呆的姑姑，相處日久，總有些討厭。這樣一來，更引起了互相憎惡之

心。於是家庭間樹下了隔膜。

她的

阿蘭姊的身材高大，面色紅潤，看上

容貌

去身體倒很康健。可是她的一舉一動總

脫不了猥相。眼精遲鈍無光，說起話來，用力提着嗓子，聲音含糊得好像舌頭挺硬不能轉動似的。走路笨重得很，容易跌交，在黑暗中或道路不平的地方行走，則東碰西撞，如酒醉後一般。她穿着長衫似的大褂，頭髮是剃光的，因為她自己不會處理，亂髮披肩，不如全剃了來得乾淨。反正她又不懂要美觀，所以她的外貌和男子一模一樣。

她的

她常愛逗孩子們玩，可是孩子們都

習慣

怕她，不敢與她親近。有的見了她就驚慌

啼哭起來。這些她是不管的。她若要那一位孩子做什麼玩意兒，就使這孩子哭了，她還是要他做的。逃走了，她會追上去。於是孩子們都躲避她。與其說她癡，還不

如說她無知來得真確。她不知什麼是危險。她不知怎

樣對付環境。她更不知如何應酬人情世故。有一次，她竟吃了幾個紅頭蒼蠅。她會捉着毒蟲在手裏玩弄。她的肚子好像無底似的，每頓吃飯的時候，伯母必得管着她。要不然，她會老吃下去。有一次，因為無人照管，她連吃了七碗，過後患了一個多月的病。她收集許多香烟牌子。到人家作客，她就在人家抽屜中櫃子裏亂找，到處問人要。給了她，她很高興，不給她，她也不會怎樣懊喪。

早年

據說她幼年時，並沒有現在那樣癡。

生活

只是蠢得很，不討人歡喜，事事落後。八歲

時上學，讀了兩年書，總是考末名，留級，跟不上人家。她的父母看她沒出息，也就不叫她再讀書了。可是她越長越顯得呆了，真是『長人不長心』。她的智慧的發展是停頓了。十九歲那年，她家人以為女大當嫁，也許

結了婚，生活的改變，能使她回復常態。於是憑着媒人，擇定了人家，商議聘禮金，訂下婚。到了吉日，一切都順利。等她上了花轎，半路上蕙性又發作了。她想起了香烟牌子，轎夫只好替她回家去拿。到了夫家，又不肯行禮，硬要回家去。男家發見新娘是癡子，遂解除婚約。從此以後，她沒有結婚過。

孤寂

她的生活很孤寂，雖然家裏人很多，

自由

都不願與她接近，只有她的母親時時伴

着她，提心吊胆地怕她闖禍，發生危險。她沒有憂愁悲痛的事情。我從沒有看見她煩悶過。有時也會發脾氣，打人；可是却永遠是那麼天真。無論人家怎樣討厭，憎恨，她也毫不關懷。習俗不能屈服她，人言不能威脅她。她堅持着自己的意志。她不受任何束縛。她自由極了。封建制度下的犧牲者，怎能不羨慕她，怎能不說她是個幸運兒呢！

### 西風徵文啓事

西風爲實踐提倡西洋雜誌文體起見，特別定了下面幾個題目，希望讀者不吝踴躍賜稿。

- (一) 瘋人的故事（注重心理病態及原因的描寫）
- (二) 私生子自述（暴露社會的無情與殘酷）
- (三) 我的家庭問題（大小的衝突，幸福及痛苦）
- (四) 我所見之低能兒（遺傳、環境、現狀、處置）
- (五) 我的懺悔

以上各題，可以自定一種方式，根據事實，隨意發揮。每篇字數不得超過三千。文筆不必怎樣美麗，能够實而不華，娓娓動人已足。此次徵文，定九月底截止收稿。本社於收到合格的稿件時，當擇尤在本刊發表。錄取文字，一律致奉薄酬。不用稿件除附貼足郵費的信封者外，概不退還。來稿請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月刊編輯部』

## 西風新聞

### 演習防空

#### 婦女多於男子

(路透社土耳其伊斯坦部爾

電) 本地當局強迫人民演習防空，參加者約十五萬人，幾佔全城人口四分之一。而衆人中，婦女幾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政府有令，強迫人民參加防空練習時，每家至少須有二人參加，男女不拘，故人家每令母女或其他女眷參加，而男子遂可工作不輟云。

(美聯社美國聖保羅電)

此間天主教週刊『流浪者』載稱：前奧國總理許斯尼格現已發瘋。渠會請國會搜尋其蹤跡，並尋求國社黨捕彼之目的云。

### 捷克京城

#### 青年自殺成風

(路透社捷克京城普勒格電)

普勒格希圖自殺者，其數近忽驟增，當局現正關懷此事。在此次流行之自殺風中，最引人注意者，厥唯自圖戕生者，泰半係青年女郎。警局現正極力尋求自殺之動機，欲切實加以防範。調查結果，知女子自殺原因多為失戀所致。

青年男子之圖自殺者，已較去年減少，衆信此實經濟情形好轉所致。最近自殺未成者，有青年二人，一年十九，一年二十，皆因欲投身政黨，而遭擯拒，乃圖自殺，現尙居醫院中。警局現已奉命於牧爾道江濱及諸橋梁上嚴密防範。

### 老當益壯

#### 老夫競娶老婦

(路透社猶哥斯拉夫京城柏

爾格雷德電) 巴爾幹人老當益壯，其趣事佚聞，正自方興未艾。

據去年南斯拉夫薩波狄查城之結婚統計，有八十五歲之『童男子』安東羅維博士與六十八歲之老新娘配合；有八十四歲之哥羅門先生與一五十七歲之女子結婚；更有沙波與羅仁白士吉二人，一年七十三，一年七十，所娶之新娘，芳齡一爲六十二歲，一爲五十二歲。尙有老夫妻二人，朱維傑年七十五，其妻年五十八，今則已賦此離矣。

★精華中之精華！

## 西風精華第一冊發售預約啓事

本書係根據本社同人之意見，各方之輿論，及讀者之批評，由西風創刊號第一期至第十六期（民國廿五年九月至廿六年十二月）中，選出最精彩之文章二十六篇，編輯而成。執筆人有林語堂，老舍，沈有乾，宋以忠，蘇茹，黃嘉德，黃嘉音，藍萍心，凌霜等，內容精采絕倫，極有永久保存之價值。本書共一百三十八面，洋洋八萬餘言，每冊定價貳角伍分，凡西風定戶，及於本月七月底預約者，祇收貳角，國內郵費奉送，港澳及國外郵費照加。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  
霞飛市場四號  
西風社 啓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

# 大美晚報

今日之能一紙風行

數十萬人爭誦者

純由其

立論純正  
消息迅捷

言人所不敢言  
記人所不敢記

▲不受任何方面之威逼利誘  
▲始終保持其獨立嚴正態度

故自 大美晚報 發行以來

△亦能博得各方絕大擁護▽  
△成爲上海第一流之報紙▽

銷數之多  
廣告之擠

均開上海報紙空前未有之紀錄

社址上海愛多亞路十九號 電話八〇一〇四 八〇一〇五

If you are **SATISFIED**  
with  
**THE CHINA CRITIC**  
(中國評論週報)

WHY NOT GIVE Y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SAME SATISFACTION?**

BE A "CRITIC BOOSTER"!

Subscribe Now! - - - - Do it yourself!

"Subscribe to the Critic" - Pass the word!

---

Subscription Rates for one year  
(Including Postage)

China .....C. \$7.00

Other Countries .....G. \$5.00

---

中國評論週報  
**THE CHINA CRITIC**

桂中樞 C. S. KWEL, *Editor*

朱少屏 P. K. CHU, *Business Manager*

---

191 Carter Road, Shanghai, China Telephone 31164

---



請看南遷後之

# 宇宙風

第六十七期

第六十八期

## 要目

|           |           |
|-----------|-----------|
| 馮玉祥：我的生活  | 郁達夫：福州的西湖 |
| 茅盾：自傳一章   | 老向：鼓兒詞    |
| 周作人：關於范愛農 | 喬志高：紐約募捐記 |
| 老舍：一封通信   | 梅朵：美京籌款記  |
| 謝冰瑩：嘉定城巡禮 | 羅念生：馬拉松之役 |
| 豐子愷：告緣緣堂  | 陳衡哲：婦女隨筆  |
| 許欽文：萬里尋妻記 | 越鄰：蘇滬水程記  |
| 杜衡：逃出了天堂  | 李長之：昆明雜記  |

——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零售每冊角半（特大號二角）預定半年  
 一元七角全年三元二角廣州鹽運西一巷十八號宇宙風社發行 ——

上海代定處：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社  
 香港代定處：皇后大道中三十三號三樓大風社（以港幣算）  
 美國代定處：Mr. Wah M. Mei, 2210 R. I. Ave., N. E., Washington, D. C.（半年美金元半全年美金三元）

上海霞飛路五二號  
霞飛市場四號  
(電話八五六四)

# 西風

代辦部

訂有優待辦法  
參閱三七五面啓事

## 經售全部開明書店出版品

### ◀ 開明書店出版佳作 ▶

#### 西風編輯部選

#### 譯作之部

斯文赫定：亞洲腹地旅行記（李述禮譯） 1元4角  
 裴特：南極探險記（胡仲持譯） 6角  
 世界文學史話（胡仲持譯） 2元3角  
 賽珍珠：大地（胡仲持譯） 8角  
 愛的教育（夏巧尊譯） 7角  
 高爾基：母（孫光瑞譯） 5角  
 罪與罰（韋叢燕譯） 精本3元6角 普及本2元5角  
 威爾斯：世界文化史（蔡慕暉蔡希陶合譯） 1元1角  
 房龍：古代的人（林徽音譯） 5角5分  
 世界之童年（黃素封吳直由譯） 6角5分  
 古今大哲學家之生活與思想（楊蔭鴻楊蔭涓合譯） 精本3元6角 普及本2元5角

#### 創作之部

郭沫若：屈原 4角5分  
 林語堂：語言學論叢 1元8角  
 林語堂：開明英文文法 上冊9角5分 下冊1元1角  
 上下兩冊合訂本2元3角  
 林語堂：開明英語讀本 第一冊8角8分 第二冊8角8分 第三冊各9角8分  
 茅盾：子夜 1元2角  
 茅盾：蝕 三部曲合卷精本3元4角  
 葉紹鈞：倪煥之 動搖6角 追求6角  
 廢名：橋 普及本1元 精本1元3角  
 周作人散文鈔 4角  
 巴金：春 1元

# 西風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 三、譯稿概須詳細註明原文出處，最好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每面一元至二元，於每期出版後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譯著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社編輯部。

西風月刊社謹訂

| 廣告價目 |    | 地位   |      |
|------|----|------|------|
| 期數   | 地位 | 全    | 面    |
| 一期   | 全  | 四十元  | 廿五元  |
| 四期   | 全  | 一一四元 | 九十元  |
| 八期   | 全  | 二七二元 | 一七〇元 |
| 十二期  | 全  | 三八四元 | 二四〇元 |
|      | 面  |      | 四分之一 |
|      | 面  |      | 五元   |
|      | 面  |      | 五十四元 |
|      | 面  |      | 一〇二元 |
|      | 面  |      | 一一四元 |

# 西風

廿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第廿二期  
廿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顧問編輯 林語堂  
 總編 英國馬彬和  
 編輯 黃嘉音  
 黃嘉音  
 發行所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  
 電話 八五六一四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 西風定價         |      | 每月一日出版零售每冊二角 |      |
|--------------|------|--------------|------|
|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 全年   | 半年           | 預定辦法 |
| 十二           | 十二元  | 六元           | 冊數   |
| 二元二角         | 二元二角 | 一元一角         | 國內日本 |
| 三元           | 三元   | 一元五角         | 香港澳門 |
| 四元           | 四元   | 二元           | 國外   |

本刊已向中宣部及內政部聲請登記

## THE WEST WIND MONTHLY

House 4, Joffre Arcade, 542 Avenue Joffre, Shanghai  
 J. A. McCausland, Publisher and Editor-in-chief

# 西風

西風創刊至今，將近兩年，每期出版，風行海內外，備受各方讀者之歡迎。近因戰事影響，交通阻滯，以致有許多讀者未能按期讀到本刊，殊以為憾。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將第一期至第十八期全數重印，合訂三集。現各集均已出版，請從速賜購，為幸。

## 第一集三版

定價每冊壹元伍角，與第二集或第三集合購，每冊祇收壹元。

## 第二集再版

定價每冊壹元伍角，與第一集或第三集合購，每冊祇收壹元。

## 第三集初版

定價每冊壹元貳角，六月半前購買，或與第一集第二集合購，

優待特價每冊玖角。

國內平寄免費，掛號每包加八分，港澳郵費三角五分，掛號加角半，國外寄費八角，掛號加二角半，外埠購書，可由銀行或郵局匯款，郵票代洋，十足通用，唯只限於壹分伍分者。

訂購處：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  
霞飛市場第四號

西風社謹啓